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0/24
12 February 1990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
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先生
根据委员会第1989/66号决议提交的关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5	1
一、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接触和 联系	6 - 16	2
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17 - 66	7
三、审议关于国际人权标准执行情况的 官方意见	67 - 78	21
四、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79 - 230	25
五、结论和建议	231 - 253	61

附 件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1989年3月8日第1989/66号决议决定,将载于其第1984/54号决议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代表的任期再延长一年,并请特别代表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和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148号决定同意了这一决议。

2. 根据上述决议,特别代表已向大会提交了一份临时报告(A/44/620),现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他的最后报告。

3. 这份临时报告如同往年一样,集中编印了同各国政府官员之间的口头和书面联系情况以及对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事件的指控,最后提出了总的看法。报告说,最后报告将考虑1989年6月26日和9月12日来信(A/44/620,第9和13段)中所载的观点以及特别代表已注意到的官方意见。还表示,如同往年一样,由于两次报告间隔较近,临时报告是作为最后报告的第一部分予以编写的。

4. 这份最后报告提及临时报告中提到的各项事情,对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事件予以增订,使用的材料是特别代表在1989年10月至1990年1月之间陆续收到的;增加了关于特别代表应伊朗政府邀请在1990年1月21日至28日之间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情况的一个全新的章节。

5. 按惯例最后报告分为以下各章:引言;一、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接触和联系;二、特别代表收到的材料;三、审议关于执行国际人权标准的官方意见;四、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五、结论与建议。如同过去报告一样,载有报告正文提及的各种事件和指控的材料作为附件随附于后。收到的清单报告,有时由于来源不同而重复了同一材料,因而有必要编写经整理过的清单,特别是关于被处决人员。只提供被处决人员姓名和人数而没有其它详情的清单未予采用。政治犯名单未能采用,否则这个文件的篇幅将增加一倍。收到的信件和文件数量很多,帙卷浩繁,因此只能对其内容作个提要。所有这些各成员都可到人权中心查阅。

一、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接触和联系

A. 同伊朗代表的个人接触

6. 特别代表1989年11月16日在纽约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Kamal Kharrazi 大使作了一次长谈，陪同大使的有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这次和其后同伊朗官员的谈话中，陪同特别代表的有人权中心的特别程序科科长。

7. 11月16日，伊朗常驻代表请特别代表将伊朗政府的以下声明列入他向大会第三委员会提出的临时报告中。特别代表同意了这一请求。声明内容如下：

“ 1. 对贩运毒品犯的审判和定罪不含政治动机；

2. 以处决毒品贩运犯为籍口进行政治处决的指控纯属捏造，所有因贩运毒品被定罪者完全都只是普通罪犯；

3. 1989年初对2,500名囚犯实行大赦是一项真正的宽大措施，获释者已全部回到家中。”

8. 这次谈话中谈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不同意临时报告的某些部分。特别代表还根据以前的报告和1989年临时报告重申了他关于改善伊朗人权状况的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表示伊朗政府愿意按照临时报告第125段行事，该段提及与特别代表充分合作，包括对该国进行一次访问，以及为通过一项协商一致的决议而同这一议程的大会决议各提案国恢复对话的可能性。

9. 11月16日的谈话和11月21、22日的广泛交谈都涉及常驻代表和特别代表之间为可能通过的协商一致决议铺平道路而可能进行换文的文本。在考虑了几种可能性和逐字进行了讨论之后，他们商定了转载于本报告第11至13段中的文本。

10. 为商定访问伊朗的细节，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Sirous Nasserri 大使发出了两封信。1月16日，特别代表得到Nasserri 大使口头认可称，1月21日至28日这个日期对伊朗政府是可以接受的。在这次

谈话中，他们还讨论了1988年11月24日转告伊朗政府的以这次访问的职权范围为基础的程序性细节（见第11和12段）以及特别代表1990年1月8日信件中所列的面谈对象的初步名单。Nasseri 大使说伊朗政府将充分合作以使访问得以进行和取得积极成果。

B. 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的信件

11. 1989年11月24日，特别代表写信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内容如下：

“我谨提及1989年11月16日、21日和22日我们进行的谈话。

请允许我对作为我们意见交换的特点的建设性精神表示赞赏。我极感兴趣地注意到你对我向大会提交的临时报告的意见，特别是你向我转达的关于贵国政府正在考虑邀请我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信息。正如我以前反复表明的那样，我认为，这种访问将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使我能够取得关于贵国人权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并更全面地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如果贵国政府发出这一邀请，我的访问将按照联合国以前在人权方面的许多类似出差任务期间所遵守的既定惯例进行。在这一方面，我附上人权中心为这种出差任务所编写的标准的权限范围。

人权中心将在访问之前向你提出一份初步的日程，以便使贵国政府能够作出必要的安排，并在方便时完成这些安排。”

12. 以下是信的附件中叙述的访问的权限：

“在调查任务期间，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或代表以及陪同他们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应得到邀请其访问该国的政府提供的以下保障和便利：

- (1) 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限制地区内的行动自由，包括交通便利。

- (2) 特别是以下方面的调查自由：(a) 进入所有监狱、拘留中心和审讯场所；(b) 接触政府所有分支部门的中央和地方当局；(c) 接触非政府组织、其他私人机构和新闻媒介的代表；(d) 接触见证人和被认为履行职责所必须的其他人员；(e) 充分查阅与职权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
- (3) 政府保证，为了特别报告员／代表履行其职责而同他接触的任何官员或个人不得由于这一原因而遭到威胁、骚扰或惩罚或受到司法起诉。
- (4) 作出适当的安全安排，但不得限制上述的行动和调查自由。
- (5) 在访问之前、期间和之后，特别报告员／代表将得到联合国有关工作人员的协助，这些人员也必须得得上述同样的保障和便利。”

13. 以下是常驻代表同一天的答复：

“我荣幸地收到你1989年1月24日发出的信件及其附件，并向阁下转达我国政府的邀请，请你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便使你能够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指控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

我国政府将向你提供充分的合作。我还想通知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司法当局准备提供关于伊斯兰司法体系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程序的必要的背景资料，以便使你熟悉整个体系。

你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确切时间和程序将在同你和秘书处有关人员磋商之后确定。”

14. 1989年12月22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发出以下照会：

“我谨提及贵国政府通过其常驻联合国代表1989年1月24日的信件向我发出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邀请，以便使我能够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

我对贵国政府的邀请表示衷心赞赏，我提议我的访问在1990年1月16日至25日进行。如蒙你通知我提议的日期对贵国政府是否方便，我将不胜感谢。上述日期得到确认后，我将向你提供关于陪同我访问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名单和要求同伊朗官员会晤以及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逗留期间我想访问的地点的清单。”

15. 常驻代表通知特别代表，特别代表希望会见的官员中有些在上述信件提到的日期中将不在德黑兰，因此在1990年1月8日的另一份函件中提议了新的日期，该函件内容如下：

“在为了履行职责前来人权中心磋商而抵达日内瓦时，我获悉，我提议于1月16日至25日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一日期似乎对贵国政府不太方便。在这一方面，我想强调，为了使我能够按照同Kharrazi大使通信中所设想的那样及时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我的访问必须在1月份进行。因此我建议，这次访问最晚从1990年1月20日星期六开始，为期八个或十个工作日。

另，附上我应你和你在纽约的同事的请求所编写的关于约会和访问的初步清单，如蒙将其转交有关当局，我将表感激。将根据我目前进行的一系列磋商，我如认为进行其他会晤或访问有必要或有益，我将一定通知你。如能将同政府成员和官员的约会安排在早上，以便我在下午有时间同正式计划以外的个人进行会晤，并进行我可能在访问期间要求的任何其他安排或访问，我将十分感谢。

我还想提到，根据通常惯例，我访问期间有关预订旅馆，提供交通工具和正式计划以外的会议的组织等安排将由开发计划署在德黑兰的驻地代表负责。这些安排的开支当然由联合国承担。

我盼望你在便中尽早对我访问的日期给予确认，我将向你提供联合国秘书处陪同我访问的工作人员名单。”

16. 1990年1月28日，特别代表向外交部长 Ali Akbar Velayati 先生发出以下信件：

“在我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访问完成之际，我对贵国政府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84/54 号和第 1989/66 号决议向我发出的邀请和在贵国逗留期间为我所作的安排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贵部为我同贵国政府的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的许多杰出的代表所安排的会晤是极有助益的，使我对激励贵国法律体系的伊斯兰原则有了富有价值的了解。我在访问期间的会晤以及在许多其他接触和谈话中所搜集到的资料将极大地有助于我编写向人权委员会下一届会提交的报告。

我在访问期间曾对特别是伊斯兰革命法庭宣布的数量仍然很多的死刑表示深为关注，现谨呼吁贵国政府对尽可能多的被定罪人员给予宽大；在死刑无法减刑的情况下，应确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其第 14 条所规定的所有保障措施在进行审判时得到充分的尊重。

最后请允许我要求你就 Eng. Amir Entezam 的案件向有关当局进行干预，他目前被拘留在 Evin 监狱，性命垂危亟需进行适当的治疗。”

二. 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A. 口头资料

17. 1989年1月8日至19日, 特别代表听取了另外一些证人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发言; 他们所提到的某些情况不同于1989年7月10日、12日、13日、17日所听取的并在临时报告中(A/44/620, 第17至57段)作了详细叙述的发言中所提到的情况。

1. 替代监禁

18. 1月9日, 特别代表听取了一些人的证词, 他们出于对个人安全的考虑, 要求不要透露他们的身份。第一位证人说, 她在 Evin 监狱中被监禁了8年, 她被指控是她的丈夫和兄弟的同谋, 这两人属于人民圣战者组织。她的丈夫、兄弟和姻兄弟于1983年被处决。她被监禁三年之后接受了一次约三分钟的审判。因为她被捕时已怀孕, 她被允许在监狱外生下她的女儿, 然后, 她和她的女儿一起被带回监狱。由于她的健康情况, 特别是精神健康不好, 她被送到一个山区, 在那里她设法逃了出来。当时有两批人准备越过边境, 因为她的健康仍然不好, 她把女儿委托给第二批中的某人。她的那批人设法越过了边境, 但另外一批人被抓住, 她的女儿也在其中。自从她逃走之后, 她的女儿一直在 Evin 监狱中, 她现在已经8岁, 被关在第7科, 第204号牢房中。

19. 一位以前的伊朗记者说, 他因被控与西方报界合作从1982年到1985年被关在 Evin 和 Ghezel-Hessar 监狱中。他的妹妹由于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有关系于1982年被捕并被处决, 但他本人过去和现在都是无党派。经过五分钟的审判之后, 他被判处8年徒刑。在他设法逃出伊朗之后, 他父亲被作为人质逮捕, 至今仍在 Evin 监狱第六科中, 没有受到审判。

2. 对在监狱中服刑者的处决

20. 一位证人报告说，她丈夫的职业是精神病医生，于1981年被捕，不久以后被判处若干年徒刑；但她设法逃出了伊朗。在她丈夫被关在监狱期间，亲属必须每月拿出两万里亚尔为他支付个人费用。亲属可每月对他探视一次，每次几分钟。1988年7月中断探视，该年年底亲属收到他被处决的通知。

21. 另一位证人说，她的丈夫于1983年被捕，虽然无法证明他参与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但他因持左派政治观点而被判处15年徒刑，后来又被判处死刑。当和其他犯人被押赴刑场时，一名警卫让他做祈祷，他说他不会。警卫认为他不值得用子弹枪毙，因而决定把他带回监狱施以酷刑，结果，他不得被送到医院，他从那里逃了出来。据这位证人说，Evin 监狱中的生活条件在过去几周中有所改善。每间牢房只有4名犯人，有一个小厨房供犯人做饭，还开设了一个小卖部。

22. 另一位证人报告了和上述类似的情况。她的丈夫被逮捕并被判刑；多年之后，即1988年，她的12岁的姻兄弟接到自称是 Evin 监狱官员的一个人来电话通知说该犯已被处决。

3. 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审判

23. 证人 Mohammad Reza 叙述了他在一个革命法庭和监狱中被审问然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经过。他的家庭成员中有15人被处决，但他自己在被从 Evin 监狱向另一个拘留中心转移时设法逃脱。他说，革命法庭分为13个科，每个科有自己的检查官。每个科负责特定的指控和罪行；有一些科负责处理圣战者，另外一些科负责处理共产主义分子和一般的左派，还有一些科负责与宗教有关的罪行，包括不同意伊斯兰教。据该证人说，人们都特别害怕第六科和第七科，因为这两个科所宣布的判决总是死刑。该证人还说，在审问中使用药物，他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警察在审问他的一个表兄时使用了一种气体。

4. 一批妇女被判处死刑

24. 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表明, 13名女犯人被判处死刑, 可能在以后的几天或几周内被处决。一个为他们辩护的委员会选出了三名代表, 这些代表说, 据柏林市市长签署的一封信说, 任何可能被释放的犯人都可以在柏林得到庇护。据报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务部也说过准备向他们提供庇护。经家属同意, 现将8名被判处死刑的妇女的姓名公布如下: Zohreh Gaheni, Soraya Kiani, Mitra Ameli 博士, Fatemeh Houssenzadeh-Tussi Maghadam, Fatemeh Izadi, Nahid Bourudiah, Gutti Azarang Malakeh Mohammed .

5. 要求提供一名失踪者的情况

25. 法国公民克洛德·埃斯贝尔先生1月8日向特别代表叙述了他女儿法国护士安妮的情况, 并要求协助打听她的下落。她的丈夫是一位伊朗公民, 参加了于1988年7月入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部队。据埃斯贝尔先生所知, 他的女儿以志愿人员的身份, 和一批伊朗民间护士一起, 参与了1988年7月的暴动。她所乘坐的救护车在Islamabad-Garb-Kermanshah 地区被炮火打坏。一家伊朗报纸报道, 一名法国护士受伤后被捕。埃斯贝尔先生曾要求红十字会和法国政府协助, 但一直未能获得关于他女儿的确切消息。他还曾和伊朗驻巴黎大使馆进行联系, 他们说, 他的女儿可能已在空袭中被打死。他想知道他的女儿是否还活着, 如果她已经死了, 埋葬在什么地方。

6. 关于恐怖主义的证词

26. 被称为非政府组织的恐怖主义受害者保护协会总部设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它的代表 Saide Henati 先生说, 和他一起的该组织的三名成员都是普通公民, 没有任何官方责任或担任任何公职, 由该组织给予一些帮助以个人身份旅行的。

27. Henati 先生说, 和他在一起的 3 个人以前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 因此, 了解该组织的行动方式和计划。他说, 这是一个恐怖组织。这些原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已经作了反省, 悔过自新并得到宽恕, 和平地重新加入伊朗社会。Henati 先生还提供了不能来到日内瓦的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几封信。

28. 7 名证人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 现将他们提供的情况简述如下。第一位证人说, 他于 1357 年 (1979 年) 参加了圣战者组织, 1361 年起 (1983 年) 才不属于该组织。他曾觉得该组织的方案和出版物很有吸引力, 但是, 一年半以后, 他开始意识到实际情况与曾把他争取过去并引起他的热情的方案和出版物所说不一样。他的良心开始谴责自己, 因为他作出了应受谴责的行为。他提到他所领导的一次对一个火车司机 (上帝游击队的成员) 采取的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 他所带领的人还杀害了主要受害者的妻子和儿子。他所接到的指示要求他让任何可能是上帝游击队的人出示身份证, 如果这个人出示了上帝游击队的证件, 或者即便是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就将他就地处决。

29. 第二位证人也说, 他曾经属于圣战者组织, 但是后来思想有了转变, 现在从事帮助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工作。他曾经负责为各武装集团提供武器弹药, 并经擢升在该组织担任要职。他的责任之一是对加入该组织的年轻人进行指导。该组织发给这些人氰化物药片, 这样, 万一他们被捕, 就可以避免遭受拷打和不泄露他们所知道的秘密。为了保密, 有一个在安全房子里的人负责在警察来到时杀死他的同伴。最后, 他被逮捕、受审判并被判刑; 释放以后, 他被邀请参加恐怖主义受害者保护协会, 现在, 他属于这个组织, 他认为该组织的工作对防止年轻人走错道路具有很重要作用。

30. 第三位证人说, 他曾作为政治犯被监禁 7 年。在革命以前, 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圣战者组织。虽然他倾向于赞成政治斗争, 但逐渐地开始支持武装斗争。他曾把自己全部献给圣战者组织, 在该组织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执行和下达命令, 而不考虑其内容。由于他在被捕后作了彻底交代, 他没有被判处长期徒刑。三年以后, 他被释放, 继续为同一个组织工作, 并在法国、伊拉克和德国有接

头的地方。然后，他第二次被捕，再一次作了交代。他被告知一个逃跑计划以便不泄露他所掌握的情况，但这项计划是一个圈套，因为在他逃离监狱时就会被打死。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决定同圣战者组织一刀两断。

31. 第四位证人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他说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大街上受过恐怖主义份子的袭击。他出示了一张带有他的血迹的纸。据他说，一些圣战者组织份子企图夺走他的摩托车，他和他们打了起来。由于摩托车已经没有什么汽油，袭击者在不远的地方停下；他利用这个机会跑过去，试图夺回摩托车。这时，袭击者企图偷走另一辆摩托车。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他和他们打了起来，他们向他腿上开了一枪。一些人帮助他抓住了袭击者。其中一个袭击者吞下一个氰化物药片。他提供了被抓住的袭击者的供词的副本。

32. 另外3个人是青年妇女，她们在暴力活动中失去了丈夫或其他亲属。为了提供关于普通公民所遭受苦难的证据，她们接受了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邀请。第一位妇女说，她父亲和弟弟均被圣战者组织份子杀害。她父亲是一个勤劳的工人，她弟弟是中学生。她父亲在车间里工作时被圣战者组织份子杀害；她弟弟试图帮助父亲，但也被杀害。她的父亲和弟弟不是政治积极份子，只是伊斯兰政府的支持者。

33. 另一位证人是寡妇，她丈夫在离开他们家时被杀害。他没有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但一直在做一些社会工作；因此，圣战者组织怀疑他为伊斯兰政府工作并决定除掉他。她说该组织宣布对她的26位邻居的死亡负责。最后一位证人也是寡妇，她说，她的丈夫和儿子在他们的杂货店被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是虔诚穆斯林并被认为是伊斯兰政府的支持者。

B. 书面资料

1. 个人提供的资料

34. 在从宣布邀请到特别代表出发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段期间中,约1,500名伊朗流亡者或居住在外国的伊朗人的亲属向特别代表递交了信文。其中约800件是用波斯文写的,由于时间关系没有翻译出来。其余700件是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写出的,其中提出的指控可分为下面几类:

处决案件	1, 529
酷刑案件	1, 450
失踪案件	815
有关犯人和监狱条件的资料	102

35. 其中许多信件详细叙述了亲友被监禁、拷打和(或)处决的情况。特别代表还注意到伊朗流亡者向各国新闻媒介发表的谈话。作为实例,现将关于在较近时间发生的事件和情况的信件的内容概述如下。

- e (1) 伊朗空军机械师 Akbar Mosaferi 1989年8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说,1988年8月,人们发现在伊斯兰堡附近的一个地方发出恶臭,但不知道其原因,他们把那个地方挖开后发现是25个人的已经腐烂的遗体,很明显,这些人是被处决的。他在死者中发现有他以前的同学 Ali Ghaffari,他知道他曾被关在监狱里好几年。
- (2) Ibrahim Boorboor 于1989年6月5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说,1988年8月,30名政治犯被从 Bandar-Azali 转移到该国北部的 Rasht 监狱。他们的亲属对这次转移很担心,向监狱当局询问为什么这些犯人要被转移。监狱当局告诉他们没有必要感到惊慌。第二年12月,亲属们收到犯人的衣物,并接到他们已被处决的通知。

- (3) Latyf Shoostrari 少校于1989年8月23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说, 1989年7月11日, 被伊朗民族解放军释放的15名战俘在德黑兰附近的 Tarandak 军营被处决。他还说, Homayoun Solati , Sahrokh Shama 和 Mehdi Sabeti 被诬告贩运毒品, 并在德黑兰被处决, 其中第一人处决日期不明, 第二人和第三人是分别于1989年4月和1989年7月18日被处决的。
- (4) Hamid Assadian 先生在一封信中提供了关于他的妻子 Farzaneh Amoui 的情况, 他的妻子原来是 Karaj 农业学校的学生。根据这一材料, Farzaneh Amoui 女士于1981年6月在法有任何具体罪名的情况下被捕并受到拷打, 直到她女儿出生之前一个月。在因为即将临产被释放之后, 她于1982年2月重新被捕, 监狱卫生条件十分恶劣, 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然后, 她被关在监狱中一个叫做 “Maskooni ” 的地方, 意思是 “居住单元”, 在那里, 她受到各种骚扰, 因而, 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目前, 她仍在监狱中, 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监狱负责人告诉她, 她被关押的唯一原因就是, 她是 Hamid Assadian 的妻子。
- (5) 在美国居住的牙医 Bahin Bahramian 先生在一封信中说, 他为75岁的母亲取得了一张居住许可证, 但是, 她未能成行, 因为她在 Mehr-Abad 机场准备登机时, 她的护照被没收。当时, 她被告知, 没收她的护照是因为她是泛神教派的成员。但是, 她一再重复她不是该教派的成员, 并且愿意向当局证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 为使她出国所做的努力全无结果。
- (6) 在美国居住的 Habib Ahmadi 先生在1989年12月8日给特别代表的信中说, 他的妹妹 Aceah 于1981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89年秋季的一天, 有人来电话通知她的家属到监狱去, 在那里, 监狱官员将她的衣物交给家属, 并警告说: “你不许和任何人谈起这

件事” (aceeh 被处决的事)。他们还说，如果有任何人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会被宣布有罪并受到惩罚。

2. 伊朗和国际新闻界提供的资料

36. 1989年8月11日国际新闻机构报道，20人因贩毒被处决，自1989年1月以来有1,300人因犯有这种罪行被处决。直至本最后报告完稿时被处决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例如，国际新闻机构报道，伊朗电台于1989年12月24日宣布，一个贩毒和武器走私集团的17名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刚在德黑兰、Machad 和 Kerman 被处决。

37. 土耳其新闻机构报道，48名寻求避难者被交给伊朗当局后于1989年8月在 Orumiyeh 被处决。

38. 另一些出版物于1989年9月15日报道，Mohammad Yoyunessi, Mahammad Gholi Ebrahimi, Bizhan Bigliari, Bahram Kamezi 和 Massoud Sabet 等5名政治犯因在 Bamedan, Rasht, Kermanshah, Shiraz 贩毒被处决。这些出版物还说，这些人是8月19日被处决的79人中的一部分。

39. 报界发表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成员 Davoud Karimi 先生讲话的大意是，9,000名政治反对派分子和40,000名毒品贩与吸毒成瘾者在监狱中。1989年5月 Kayhan 报(德黑兰出版的一种英文报纸)报道，人民 Fedayeen 组织和 Tudeh 党的200名成员被捕。伊朗报刊也报道，库尔德政治团体的支持者，包括一个叫做 Komala 的组织的一些成员因阴谋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而被拘留。

40. 1989年7月31日 Kayhan 报报道，六名被判处犯有通奸罪和不道德行为的妇女在 Bakhtaran 被用石头砸死。Jomhuri Islami 报于4月24日报道，一个不道德行为和卖淫集团的成员在 Bushr 被处以绞刑或用石头砸死。石砸处决是在体育场执行的。Kayhan 报于1989年5月13日报道，一名妇女在 Meishaboor 体育场被用石头砸死。Kayhan 报1989年1月13日报道，一名男人和一名妇女因被判犯有通奸罪在 Karaj 被用石头砸死。Jomhuri Islami 报报道，一名妇女在 Zahan 被用石头砸死。1989年2月20日，官方电台宣布，有两个人各被剁掉一只手。

41. 新闻机构发表的据认为是司法机关一位高级成员的讲话大意是，对政治反对派分子的草率处决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报界也发表了据认为是另一位没有官方职务的显要人士的讲话，大意是，草率处决是错误的。另一些官方人士否认伊朗处决了很多人，并说，在这方面提出的指控是反对派搬弄是非的结果。

3. 外国组织提供的资料

42. 联合国秘书长向特别代表转交了由52名参议员和143名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人权观察者国会之友的一封信的附件。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参议员 Patrick Moynihan David Durenberger 和 James Jeffords, 众议员 Toni Hall 和 Constance Morella 信中说，在 Tabriz 因免费帮助穷人而享有很高声誉的职业医生 Mohammed Hossein Akbarzadeh Youssefi 于1988年10月在未经审判和没有具体指控或法律援助的情况下被捕并被处决。Youssefi 医生在被处决前几年曾多次被捕和释放。

43. 印度妇女全国联合会的一个专门分支机构印度维护人权委员会于1989年12月29日从新德里寄给特别代表一封信，信中对伊朗的18名女犯人可能被处决表示十分关切。信中说，这些妇女被判处死刑，并被单独监禁。该组织没有提供被判处死刑的妇女的姓名。

4. 伊朗一些组织提供的资料

44. 自称代表库尔德民主党的 Karenzadeh 先生和 Gadan Jalil 先生向人权中心提供了一份自1988年以来据称被处决的犯人名单，一份被民兵杀害的平民名单，一份被摧毁的库尔德村庄的名单。申诉者还说，1989年11月在 Paveh 有15人被捕，并被关在 Kermanshah 监狱中，其中3人因为支持库尔德自治运动被处决。

45. 1990年1月8日, 库尔德民主党发言人 karimadeh Abdolrahman 先生交给特别代表一份95人的名单, 据称, 这些人于1988年在库尔德斯坦的监狱中被处决。他说, 他确信这个材料的真实性。他还提供了被武装部队成员杀害的11位平民的名单, 其中有一位是学生, 其他人都是农民。这些名单重复了在上一段中提到的许多人的名字。他还提供了一个自1980年以来据称被摧毁的136个库尔德村庄的名单。他说, 自1988年停火以来在 Kermanshah、Saqqez Mahabad 和 Orumiyeh 有数以百计的库尔德人被处决。

46. 1990年1月8日, 特别代表会见了人民突击队组织政治局成员 Mahdi Fatapour 先生。Fatapour 先生说, 政治犯继续被当作毒品贩处决, 在这方面, 他提到 Mansour 先生的情况。在这一年初, 三个被指控为同性恋的人被砍头。他还递交了一份80名妇女的名单, 这些妇女虽然已经服刑期满, 但仍然被关在监狱中。

47. 1990年1月10日, 特别代表会见了人民圣战者组织总书记 Madavi Hossein 和全国抵抗委员会驻瑞士代表 Kasem Rajavi 先生, 他们向他提供了关于伊朗形势的8份文件。其内容如下: (a) 被当作毒品贩处决的政治犯名单; 被埋葬在秘密的公共墓穴中的政治犯; (c) 被处决者的410名亲属的姓名和地址; (d) 643个犯人的名单; (e) 4725名政治犯的姓名和详细情况; (f) 被指控施加酷刑者的1786人的名单; (g) 关于人权的官方声明的副本; (h) 关于伊朗人权情况的国际新闻报道。他们说, 为准备这8份文件, 250人工作了两个月。1月17日, Madavi Hossein 先生和 Kasem Rajavi 先生又提供了一些文件和有关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一些人的信件和情况。

48. 1月15日, 特别代表会见了伊朗流亡律师独立委员会的两位代表, 他们谈到伊朗律师的情况。他们说, 一些律师被处决, 并介绍了原来的德黑兰律师协会被解散及其主席被捕的情况。他们提到 Massoudi Manouchehr 和 Khaksar 先生被处决的情况, 前者是法律顾问, 后者曾在革命法庭为一些圣战者组织成员作过辩护律师。为政治犯当过辩护律师的人都受到迫害, 并被迫躲藏起来或离开伊朗。1981

年和1982年一些律师还能够在政治性审判中充当辩护律师，但他们的服务很快被取消，从此，政府性审判总是在被告没有独立的法律援助的情况下进行的。

49. 1月15日，库尔德民主党、伊朗人民民主党和伊朗人民突击队组织的代表谈到伊朗监狱的情况。他们许诺要提供一个1万4千名被处决政治犯的名单，并提供了至今仍在监狱中的许多人的姓名和详细情况。他们还提供了国际人权联合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库尔德斯坦报告的副本，一个据他们说在过去10年中被伊朗正规或非正规部队摧毁的村庄的名单。在库尔德斯坦的每个村庄都贴着列有被处决居民姓名的布告，贴这些布告的目的是威吓那里的居民。

5. 关于恐怖主义的官方资料

5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向特别代表递交了一份58页的文件，其中载有人民圣战者组织从1983年11月9日至1985年1月21日出版的报纸《Mojahed》上170篇文章的摘要。在这些摘要中该组织承认，它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其他城市进行了各种宣布活动，军事活动并对许多人进行了袭击，并对私人车辆和政府的支持者通常集会的地方进行了袭击。文件中还提供了这些行动的38个受害者的姓名（附件二）。题为“简报”的部分中载有关于对所谓特务和酷刑行刑手的袭击的资料。

5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向特别代表提供了有关该组织进行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传单。题为“真实情况”的传单叙述了该组织宣布对其负责的8次袭击的情况。这份传单的目的是要证明受害者不是特务、雇佣军或施加酷刑者，而只是支持政府的和平居民。题为“政府活动……”的一份传单转载了一些宣布对某些武装行动负责的一些以前的活动分子的讲话，这些活动是针对革命卫队和 PARS 新闻社的，实际上是自杀性的。

52. 题为“对伊朗盲目恐怖主义倾向的看法”的出版物叙述了上述组织宣布对其负责的一些事件。“恐怖主义的书面证据”转载了人民圣战者组织出版物的一些

内容，其中承认对针对军方和平民的一些袭击负责。另外三份出版物载有关于一些事件、姓名、日期和一些针对公共运输和公共建筑，针对公职人员和没有官职的平民的一些行动的后果的报道。

6. 泛神教派的情况

53. 特别代表所了解的泛神教派的情况如下：从1989年10月到1990年1月泛神教派成员的情况继续改善。自1988年12月两名泛神教派成员被处决以来，没有关于更多处决的报道。1985年5月，有14名成员在监狱中，从那时以后，有9名成员被捕，10名被释放；因此，截至1989年底共有13人在监狱中。

54. 多数泛神教派继续被剥夺养老金，但是，那些在革命前退休并超过60岁的人，如果他们已经支付10年的社会保险捐款，可领取养老金；如果他们未支付10年的全部捐款，他们可以补交差额并享受福利。但是，那些在过去10年中退休或失业的人则不能领取养老金。

55. 自1989年11月以来，一些商业许可证得到延期，泛神教派经营和拥有的商店重新开门。商业部已经批准 Abadih 和 Burujan 的一些商店重新开门，但是这些商店由于受到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继续关门。还应当指出的是，泛神教派可以得到定量分配卡，以前很长时间他们不能得到这种分配卡。

56. 泛神教派在继承权方面仍然遇到很多问题。他们被拒绝发放继承证明，根据伊朗的法律要获得有关人的财产的所有权必须有继承证明。因此，他们不能得到合法拥有继承财产的权利。被没收农场的情况仍然不能确定，但是，他们被允许在一些法庭提出诉讼。

57. 另外，拒绝发给他们护照，因此，即便他们希望到外国和家属团聚或接受治疗，也不得不留在伊朗。

58. 自1988年以来，泛神教派可以没有例外的进入小学和中学学习，但根据制度，他们被拒绝进入大学学习。

59. 泛神教派不能作为该派的成员集会。他们被禁止使用以前他们可以在其中进行宗教活动的宅院，并被禁止进入他们拥有的所有的办公地点。

60. 应当指出，他们的情况有所改善，如在临时报告中所指出，他们现在可以在自己的公墓中埋葬死者。尽管如此，在 Qazvin, Hamadan, Rasht, Chalus, Nawshahr, Babulsar, Babul 和 sari，他们在这方面仍然遇到困难。

61. 特别代表收到了一些官方文件的复印件，其中载有有关当局对和泛神教有关的案件作出的决定。这些文件如下：

- (a) Gunabad 伊斯兰革命法庭1989年3月12日给一个泛神教派成员的判决通知，这项判决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因他是泛神教派成员，判处他一年徒刑；
- (b) 文化部调查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和泛神教派的关系，一名学生被禁止继续学习，他可以写一份声明，宣布不再属于该教派，以便广为散发，并有助于随后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决定；如果未能递交这一声明，就要根据有关他的登记材料进行处理；
- (c) 商业部1987年4月17日的一封信，通知一个申请人，现在已轮到给他安装电话，但是，因为他属于泛神教派，不能给他安装；
- (d) 司法部的一项通知，通知说，关于继承人地位的证明只能发给4个得到官方承认的宗教的成员，泛神教派的继承人无权得到这种证明。

62. 更近一些时候收到的资料表明，3名犯人在 Karaj、一名在 Isfahan 一名在 Khuy 被释放，因此，泛神教派被监禁的人数减少到8人。在 Abadih，政府分配给泛神教派4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公墓，第一批死者被埋葬在那里。Marvast 的情况已恢复正常，16名工人恢复了工作，5人领到了工作许可证，所有的商店在关闭6年之后已重新开门。在 Tabriz，所有泛神教派店主和工人都领到了必要的许可证。

Qazvin 的司法当局已下令将土地归还给泛神教派。在 Bandar Turkamen , 已经为重新接通属于泛神教派的所有电话作出了安排。在 Hamadan 地方当局已允许被开除出艺术学校的 4 名女学生复学。被放逐到 Jahrum 的泛神教派已获准返回他们通常的居住地点 Kiram 。

7. 宽大措施

63. 特别代表在临时报告完稿后收到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下令实行的宽大措施的报告, 并于 1989 年 11 月 20 日以口头形式将这些措施通知了大会第三委员会。希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将下令实行更多的有利于政治犯和普通罪犯以及已有悔改表现的贩毒分子的宽大措施。特别代表对这项人道主义政策表示非常满意, 这种政策第一次表现为 1988 年初对 2500 名被拘留者的大赦。这种政策最近继续得到贯彻, 对一些人实行了赦免和减刑。

64. 在这方面, 应当提一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于 1989 年 10 月 18 日给联合国秘书长一封信, 这封信已作为大会正式文件 (A/C.3/44/S) 散发, 信中说, 伊朗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 对被指控犯有一些罪行的人实行赦免或作相当的减刑。这项法令对因贩毒或强奸被判刑的人无效。

65. 另外, 特别代表还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份文件, 其中说, 在 Karadj, Qom 和 Zahedan 有 572 名犯人获得减刑。据该常驻代表团说, 这个数字表明, 在许多其他伊朗城市中有一大批犯人获得赦免或减刑, 但是, 还未能得到总数字。

66. 该常驻代表团还说, 所有被判处一年徒刑的人都获得赦免。被判处 5 年、10 年或 15 年徒刑的犯人分别被减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15 年徒刑被减为 10 年, 无期徒刑被减为 15 年徒刑。

三、审议伊朗政府的意见

67. 在1989年3月延长任期之日至1989年10月临时报告完稿这一期间，伊朗政府就享有人权情况，遵守现行的国际人权规定情况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有关声明的全文列入了临时报告(A/44/620，第8-14段)，因此特别代表的评论将提及该报告，但不复述报告全文。

68. 伊朗政府1989年6月26日的照会(A/44/620，第8段)首先提到了特别代表的访问，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第44/163号决议了结了这一事项。对于伊朗政府和特别报告员之间存在分歧的其他事项作如下评论。

69. 上述照会说：“肯定地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能也决不承担义务答复某些恐怖主义集团和战时叛徒的指控”。照会还说，在“人权委员会事实调查和资料搜集系统将恐怖主义分子排除在资料来源之外以后”伊朗政府将作出答复。伊朗政府在表示与特别代表合作的愿望时说，1988年最后报告的一份附件中所列的140个被处死的政治活动分子的名字是捏造的，因为在任何官方注册中都没有出现这些名字。

70. 特别代表谨指出，在1984年以来特别代表任期的各年份中伊朗政府曾多次答应详细答复向它转达的所有指控，并宣布正在进行答复的准备工作。在人权委员会内，最近一次的这种许诺是1989年3月6日作出的，当时伊朗代表说：“我国政府对E/CN.4/1989/26号报告附件作出的书面答复正在准备过程中，眼下我只能就此向主席先生和各位听众作一个简要的报告。”然后他提到了在任何官方注册中都找不到的140个名字。

71. 特别代表在过去的几份报告中研究过与6月26日照会所载意见相近的论点，并且说明，必须将促成提交书面报告和证词的组织与声明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人区别开来。另外，不能也不应一上来就不加考虑和审查地排斥任何指称。

要点在于调查涉及到个人的权利；个人对其言行负责；他们可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擅自公布其证词的组织。指称涉及到所说的对私人权利的侵犯，在有些情况下（并非一贯和有系统的）作为提交资料的工具的组织被排除在有关诉讼程序之外。另外还应提到，资料来源各不相同，没有哪个组织能够垄断资料的呈送。

72. 伊朗政府对于继续进行调查，充分了解事实所需的答复表示了保留，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希望伊朗政府回到以前的立场并履行其诺言，因为这方面的答复是大会通过的协商一致决议所体现的充分合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73. 伊朗的照会还提到，关于监狱系统遵守国际标准和不应使被拘留者无端或不必要的受苦的建议。伊朗政府说，它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照顾到对于犯人的人道主义考虑并避免虐待，为此目的它作了大量努力确保被拘留者的善后及其品格的发展。这正是各项国际文件中所规定的犯人待遇标准，人权委员会和大会希望核查的也就是这些文件的正确实施情况。在这一协议基础之上，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一直请伊朗政府考虑向其转发的关于酷刑和虐待的报告，并利用这些报告监督监狱系统的正常工作，以及调查下属的行为并酌情确定责任，对于因监狱政策受到破坏而被伤害的人酌情采取适当的赔偿行动。

74. 在同一照会中，伊朗政府断然否认有犯人受到酷刑。照会说，犯人所受到的待遇符合 *Ta'zirat* 和伊斯兰法律的标准，其他伊斯兰国家也都接受并实行这种法律。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评估这些处罚，因为国际社会所要求的标准在有些情况下与对伊斯兰法所作的严格解释有所出入，而国际义务的履行只能遵守国际社会经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同意所确定的标准。

75. 一些伊朗政府的高级成员确曾说过，伊朗遵守伊斯兰法律，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应努力遵守国际法，尽管他们这样说的次数不多。1989年10月20日，一名高级官员在德黑兰电台讲话时说：“各人权组织和团体每天都在以查无实据的罪名攻击伊朗侵犯人权。他们必须明白，我们遵循的是伊斯兰法律。”在这

一点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因为保护人权的国际系统不允许以国内法律体系为依据的任何例外；每个国家都应遵守国际法。无论是宪法还是一般性的国家法律都不得构成实施国际法的有效例外或免除这种实施的理由。长期以来在国际理论与实践已经确立的是，一国的法律不能作为逃避实行国际法的理由，也不能用来为不执行国际法而辩护。

76. 在伊朗人们对于人权和司法发表了十分不同的意见，其中确实包括伊斯兰法方面的知名人士。例如，1989年2月13日伦敦《独立报》发表了一位伊朗知名人士在一封公开信中的话：“看来在多数案件中被处死的人是因轻微政治过失被判短期徒刑的人。”他声明反对这种判决，并且说，他确实知道在伊朗有许多人同意他的意见。他在同一封信中指出，根据伊斯兰法律，对犯有杀人罪的人可不判死刑，而代之以向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费。就此他提出了下列问题：“如果说这些死刑是以遵守惩治性法律的名义执行的，那么以其名义采取报复行为的受害者家属又在什么地方呢？”

77. 关于实行死刑问题，上述照会说所实行的刑法制度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一个人的无端死去被认为是灾祸。死刑是在神圣法律的範圍之内实施的，为限制死刑的实用，可支付赔偿并进行宣誓。该份照会没有提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项公约限制各国适用死刑的权利。在迄今为止所编制的各种报告中，都说明了为什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死刑是不符合有关国际规定的。

78. 6月26日的照会中还列有关于各国履行国际义务方法的一份理论性说明，照会说：“由于各国独立奉行自己的司法制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回答直接违背这一原则的问题。”在它看来，国家最高机关的分工和独立——这里指司法部门——可以免除就指称的司法中的不正常现象提出报告的国际义务。著名的专家和国际法院已经辩论和解决了这一问题，其解决方法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这一解决方法所体现的规则规定，包括司法部门在内的国家最高机构的分工和独立不能免除遵守国家的国际义务，也不能构成例外。因此，国际法

认为国家是一个单位，而不是一个分为若干部分、其中只有行政当局对国际事务负责的实体。 如果一国因其宪法而产生问题，如权力的分工和政府的联邦形式等等，那么这是该国必须内部解决的内部问题。 但在国际社会面前，该国的义务是按照国际标准评价的，这种标准认为国家是权利和义务的唯一和不可分割的主体。 只有将国家看作是一个对遵守国际义务负有责任的不可分割的单位才能把国际关系置于可靠的基础之上。

四、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访问

A. 导 言

79. 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访问于1990年1月21日至28日进行。特别程序科科长乔治·马乌特恩尔—马尔克霍夫先生代表人权中心参加了访问。人权官员利昂诺尔·萨姆帕依奥夫人和秘书卡门·库埃瓦斯小姐也参加了访问。依莱恩·亚布拉哈米安夫人是一名精通法尔斯语的口译，在所有的不公开会议和一些正式会议上提供了帮助。

80. 在公布了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消息之后，特别代表开始收到大量的信件，其中载有应当如何进行访问的意见、建议和要求。信件来自流放和移居国外的伊朗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人权团体和四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另外还收到了329名大学教授签署的信件以及学术和学生组织签署的信件。此外，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荷兰、挪威、圣马力诺、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的833名议员以及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发表了意见。

81. 特别代表感谢所有上述人士的合作，认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有助于访问的准备工作。使他受到鼓励的是，对于在全世界行使人权十分重要的国际公众舆论正有力地支持保护人权的国际系统。

82. 得到许多国家知名人士支持的一个要求是应当有一名或一名以上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参加访问。特别代表在一开始就声明，他不能也不应该让任何不是联合国秘书处特别是人权中心的工作人员的人参加访问团，因为这会破坏访问的客观性，并完全不符合已经确立的联合国惯例。直到访问团出发前往德黑兰不久，特别代表对提出这一要求的所有人和机构都作了同样的答复。

83. 伊朗新闻界事先宣布了这一访问，向有关人士通知了将要举行会晤的地点以及他们可用来进行预约的电话号码。在头几天中，会晤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进行。后来，由于一、二百人的人群堵住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的入口，

使约定的证人无法进入，会晤改在访问团成员下榻的阿扎迪饭店进行。在该饭店内听取了许多个人的证词并进行了两次集体会晤，其中一次为100人，另一次约50人。

84. 在阿扎迪饭店门口也聚集了人群，请求访问团听取其证词。向他们提出的建议是，他们应当选出代表。但在一开始他们不同意这样做。由于所有这些人要求单独和不公开的听取证词，无法组织集体性会晤。因时间非常短暂，单独和不公开听取证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月26日星期五，这批人大多数进入饭店的休息大厅并推搡访问团的五名成员，有些人走上楼去，但不是去访问团成员所在的楼层。混乱状况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当天是星期五，是集体祷告日，因此无法象所希望的那样迅速联系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当外交部得知所发生事情时，当局着手恢复秩序，访问团才得以不受阻碍地进出该饭店。

85. 特别代表希望加以记录的是，他特别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皮尔·让维特先生所给予他的充分、有效和始终如一的合作，这种合作远远超出了特别代表所希望或期望的程度。

86. 特别代表主动提出会见能够向他提供该国人权情况的要人。第一届革命政府的总理梅赫迪·巴扎尔干先生接受了请求，特别代表到他家进行了访问。居住在库姆的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因有其他要事谢绝了会晤的请求。特别代表做了前往库姆的准备。不断有传说，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已被软禁，但据政治反对派人士说，可以断定他是自由的，并正专注地传授教义。

87. 访问期限是按照联合国的先例以及特别是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方案确定的。因委员会于1月29日开始工作，必须在讨论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议程项目的前几天准备好报告。报告的起草及译成各种工作语言需用几天的时间。如果当时延长了访问，委员会就无法在其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审议这一问题。委员会在制订工作方案时决定，于2月19日开始审议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问题在内的议程项目12，特别代表将在该日对其报告做口头介绍，当然前提是报告已经完成并译

成各工作语言。这样就只有20天用于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应以更广的角度来看这次访问，因为它本身并不是联合国在这方面活动的结束。这是第一次访问，以后还应有第二次访问。

88. 特别代表称许、表扬和感谢人权中心特别程序科科长乔治·马乌特恩尔—马尔克霍夫先生所给予的协助，他陪同特别代表进行了所有正式访问并提出了及时和相关的建议，检查了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特别代表还称许、表扬和感谢陪同他进行访问的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他们完成了大量工作和表现出了很高的效率，在这次访问所要求的每天工作15小时的日子表现出了无限的献身精神和真情善意。

B. 会晤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代表

89. 特别代表在抵达德黑兰的当天上午就开始对伊朗政府高级官员的一系列访问。如先前所要求的那样，访问定在上午进行，下午听取证词和进行其他活动。

1. 预备会议

90. 1月21日上午召开了一次会议修订进行官方接触的工作时间表。国际事务部副部长马努切尔·默塔基先生在塔巴塔贝大使、纳比大使和阿莱顾问的陪同下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特别代表和人权中心官员的来访表示感谢，并强调说伊朗政府准备给予充分和有效的合作。

91. 就正式访问部分的计划达成了协议，同时商定可根据情况作必要变动。然后，默塔基先生提到了伊朗革命自开始时就面临的国际问题，并说明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国际方面必须应付的困难产生的部分原因。他指出，革命政府掌握政权一个月之后就开始遇到恐怖主义，在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袭击中，共和国总统、总理、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公路和运输部长、通信和能源部长以及议会的30多名议员遇害。特别代表说，他的报告已适当的体现了从伊朗政府所收到的所有关于恐怖主义的资料。

92. 讨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对于特别代表已经提交并将继续提交政府的案件所作的详细答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伊斯兰价值观念。副部长说，对已经或将要提交的所有案件将作出答复。已经向伊朗政府转发并将继续转发1989年临时报告完成以来所报告的案件以及本次访问期间报告的案件，以便由伊朗政府提供详细的答复。

93. 副部长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准备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其应有的地位。在这方面，特别代表提请注意向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发出邀请的重要性，采取的宽大措施的重要性，以及根据国际文件解决有关执行人权问题的重要性。

94. 然后副部长提到了伊斯兰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对于一个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和政府所具有的宗教含义和意义。特别代表说，他完全尊重伊斯兰价值观念，并认为它们是与基督教价值观念和国际人权文件是密切相关的，尽管由于各种事态发展可能需要作出某些调整以使其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因为实践和解释有时会引起某些不一致。他还说，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完成这种调整并不十分费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性完善工作。使伊朗的法律和行政制度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是可能的，可以以此作为一项详细研究的课题，找出敏感性问题并予以适当的解决。

2. 会见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法官助理

95. 1月22日上午，特别代表访问了最高法院院长阿亚图拉·穆格赫塔迪。院长说明了司法部门的结构及其运转的一般方式，并回答了特别代表的问题。

96. 阿亚图拉·穆格赫塔迪在谈话开始时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十分年轻。一直受到巨大压力及外国的有害宣传。尽管存在这种压力，并一场强加于它的历时八年的战争，伊朗发展和巩固了自己的各种体制。司法部门由五种法院组成：(1) 民事法院，其中一种负责重大案件，一种负责次要案件；(2) 刑事法院，其中一种负责较重的罪行，另一种负责较轻的罪行；(3) 处理个人事务的民事法院（结婚、离婚、继承遗产等等）以及有关少数教派的事务；(4) 军事法院；以及(5) 革命法院，审判破坏国家安全以及有关恐怖主义、贩运毒品和黑市等罪行。

97. 最高法院由设在德黑兰的 34 个分支或分庭组成。其中有些成员具有 30 多年的法庭工作经验。 上诉权利获得承认，在革命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不许抗辩。 下级一审法院与最高法院的有关分庭讨论其判决，但一旦作出判决，被告可根据情况向最高法院上诉。 如果下级法院和上级分庭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下级法院没有任何义务遵从该分庭的意见；如果意见分歧继续存在，可将案件送交另一下级法院。 这些程序适用于任何判决，任何案件都不例外。 提出的上诉可不只一次，但每次上诉的理由应当不同。 另外，最高法院有权复审所有案件，为此目的，院长配有 3 名律师协助他审议法院诉讼程序以确定应复审哪些案件。 复审程序适用于革命法院的判决。

98. 关于由律师辩护的权利，院长说，根据宪法所有被告无一例外均有权获得被批准从事法律职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如被告人无力支付律师费，国家将为其提供此类律师。 特别代表曾经批评说在有些诉讼案件中过于仓促地使用了死刑，没有给出时间确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 对于这一批评最高法院院长说，对有伤风化的案件可能从快处理，但即使如此，辩护权、上诉权以及其他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也是有所保证的。 最高法院优先处理此类案件，并可在两日之内作出裁决。 法官们知道保障适当法律程序的重要性，并认为不能确保维护这些保障不仅违背法律，而且就伊斯兰宗教而言也是一种罪恶。 法官们遵循的原则是，宁可罪犯漏网，也不能错判无辜的人。

99. 最高法院院长说：“我们并不自认为我们所有的法官都是十全十美的”。 他还说，已经实行了一种监督法官行为的程序，他们一做错事就会受到纪律处分并在有的情况下受到处罚。 特别代表要求得到处分失职的法官的两件具体案件的详细资料，院长已同意。

100. 院长说没有人因其政治思想而被关押，所有被拘留的人要么正在经受审判，或者已被判刑。 泛神教派过着正常的生活，而被关进监狱的是犯有某种罪行。“没有一个人因为是泛神教徒而被关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监狱”。

101. 院长说，象在所有的革命期间一样，在伊朗革命的头几年中出现了一些违法现象，但在目前，包括司法部门在内的各种机构正在正常运转，目前还在进行研究，以纠正执法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102. 接着，特别代表与首席法官阿亚图拉·亚兹迪的助理梅赫波尔博士进行了谈话。梅赫波尔博士就国外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的宣传战表示了一些一般性意见之后表明，负责法律改革的专家已经考虑到特别代表在其报告中所发表的法律意见。其中一项问题涉及到关于没有考虑到被告在判决之前被监禁的时间长短问题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有关的立法改革将包括一项规定，即如果判决是监禁，则被判刑者在被捕之后的审判前关押时间应算为服刑期的一部分。专家们还正在研究特别报告员的其他建议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将此类建议列入伊朗的立法。

103. 梅赫波尔博士就此强调说，该国的法律制度是以伊斯兰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这是得到伊朗人民全力支持的。因此无法改变古兰经所明确规定的一些规则。另一方面，有些问题，如现行制度中给予法官的高度处理权限，正在讨论中。

104. 特别代表提到了死刑，并提到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限制和条件，并再次说明了他在报告中所表示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关于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问题，梅赫波尔博士同意说，必须向所有被告人提供这种保障，其中包括政治犯、恐怖主义分子和贩毒分子。他说，对于初犯的贩毒分子，不判死刑。特别代表要求得到一份使这一规定生效的有关法律和规章，第二天他便收到了这些材料。

105. 梅赫波尔博士在对索取资料的一项要求作出答复时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3个律师协会，分别设在德黑兰、设拉子和阿塞拜疆，都在正常工作。会晤结束时双方答应进行合作，把不明确、有疑问或资料内容相互矛盾的任何问题搞清楚。

3. 最高法院全体会议

106. 最高法院院长阿亚图拉·默格塔达依邀请特别代表和人权中心特别程序科科长出席讨论和裁决根据工作计划审查的案件。最高法院每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通常在星期三，讨论和裁决两三个案件。1990年1月23日法院就一起案件作了裁决，这是一起开空头支票造成的欺诈案件，根据伊朗法律，这是一项私法事务。由于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问题，负责民事和刑事案件法院分庭的法官出席了会议。

107. 初审法院的判决和上诉分庭的裁决有所不同，正在作出努力，根据赞成和反对被审查的裁决作出正确的决定。听取的意见不少于12种，其中有些强调伊斯兰原则，另一些则以商业法为依据以及已决案件、该支票的签发没有欺骗等论点，并提到了商业法的有关条款以及即付支票和延期付款支票之间的区别。

108. 在最高法院院长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讨论结束并进行了表决。包括院长在内的13名法官赞成维持原判，但是多数法官不赞成，因此推翻了原判。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对所有法庭都有约束力，因此构成对以后案件作出决定的依据的判例。

4. 会见司法部长

109. 当天会晤了司法部长霍加托里斯兰·舒斯塔里，他说明该部的职能有一个总的宗旨，即保护公众权利和公共秩序。该位部长在回答特别代表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所有死刑判决，包括对贩毒者和恐怖主义分子作出的死刑判决都必须得到最高法院有关分庭的赞成，即使当事人不行使自己的上诉权也是如此。“没有人因为宗教或政治主张而受到审判，只有触犯法律的人才受到审判”。

110. 部长说，伊朗司法制度的哲学基础不是复仇，而是惩治罪犯。在实践中，由于经常采取的宽大措施，没有人服刑直至期满。多数被判刑的人得到了减刑，许多人服刑不超过刑期的三分之一。宽大措施的颁布通常是在新年、革命周年纪念日及其他宗教节日。

111. 这位部长接着说，在革命政府掌权十年期间，处死的人数要少于前政权在同样长时间内处死的人数。他抱怨说，特别代表的报告中包含有大量关于被处死的人和政治犯的数字。他说他认为，这种资料来自在国外活动的革命的敌人。“这些数字是错误的，这是出于宣传目的而进行的操纵”。特别代表说，报告中所载的数字不是一个来源而是多种来源向他提供的，其中没有官方数字，因为他没有收到官方数字，他还利用这一机会再次提请注意，重要的是，政府应详细答复所有向它反映的指控。

112. 议会正在审议刑法草案。现行法典的试行为期为5年，将用新的法典取而代之。部长说，现行法典与新的法典之间没有多少区别，但议会可在新的法典中作新的修改。

113. 当被问及拒发护照因而引起诸多指责的原因时，部长说，如有违法行为则一律拒发护照，但遵纪守法的人都领到了护照。

114. 部长提到了战俘的待遇问题，他说这一待遇是绝对适当的。

115. 特别代表表示，他认为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包括政治犯和贩毒者在内囚犯进行定期探视将大大有助于了解有关监狱制度的问题。部长并未具体提到红十字会应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较大作用的建议；但在谈话结束时答应与人权委员会及其特别代表充分合作，他说他希望委员会将以同样方式处理所有类似案件。

5. 公开审判五名被控杀人的人

116. 按照自己的事先请求，特别代表出席了刑事法庭对一起适用死刑的案件的审理。死者的丈夫、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表兄被控杀人。虽然有其他证据表明确实发生了谋杀案，死者并不是简单的失踪，但并未找到尸体。法官阿里什阿利听取了审判，他是一位具有10年法院经验的法官。特别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听证，预计审判还要进行几天。

117. 根据伊朗法律, 杀人是私法事务, 使被告和死者家属发生对立。如果就赔偿金达成协议, 或因一些其他原因准予赦免, 就可撤销起诉。在本案件中, 被害妇女的姐姐提出赦免, 条件是必须告知尸体的下落。被告和家属向法官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试图说服法官根据他们各自的说法作出判决。公共检察官部门不参加审判, 但是进行调查是警察和检察官办公室的责任。

118. 死者的父亲和姐姐对被告作了感情激动的指控。死者的丈夫被控为主犯, 他也发了言为自己辩护并再次声明自己无罪。然后被告人律师作了抗辩。特别代表不知道作了什么判决, 因为这次听证只是该案件的若干次听证之一。

6. 会见内政部长

119. 内政部长霍亚托里斯兰·努利 1990年1月24日接见了特别代表。部长提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存在10年以来所受到的不断侵略。他说, 革命政府刚一夺取政权, 就向所有国家, 特别是自己的邻国伸出了友谊之手, 但这一姿态没有得到任何反应。由于外部干涉和支持, 库尔德斯坦发生了叛乱和多次恐怖主义袭击, 在其中的一次袭击中, 政府的最高级官员被一颗爆炸力极强的炸弹杀死。继这些事件之后, 发生了持续八年之久的与外国交战, 最后于1988年7月发生了武装入侵。为了掩盖入侵者的失败, 国外组织了一场运动, 声称在战场上被俘的入侵者被大批处死, 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在押的战俘。

120. 部长对国际社会判断人权时使用选择性标准感到遗憾, 因为这些标准仅适用于某些国家, 而另一些国家则可以回避监督程序。在革命开始时确实存在许多公共秩序问题, 但现在已经恢复了安全和公民的信任。伊斯兰法律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尊重人的尊严, 并在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组织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各种机构。

12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作了巨大努力以满足它所接纳的大批邻国难民的需要, 政府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难民是正在经受严重苦难的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接

收了300万阿富汗人和大约50万伊拉克人。另外有200万伊朗人撤出了八年战争的地区而颠沛流离。

122. 部长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对贩毒宣战。伊朗的领土被用来向欧洲转运烈性毒品。毒品毒害了许多伊朗青年。贩毒者经常携带武器, 通常极为危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在通过自己对毒品的战斗帮助欧洲, 但它的努力从未得到任何承认。

123. 然后, 特别代表对副部长和负责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总监提出了一些问题。根据他们的答复, 除当场犯罪的情况之外, 所有的逮捕都需要有逮捕证。初步调查的时限是24小时, 在此之后案件转交给有关法官, 或者释放被拘留人。搜查住所也需要有搜查证。

124. 有三种警察部队: 警察、宪兵和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委员会负责镇压恐怖主义和贩毒。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法案合并三种警察部队。

125. 1982年颁布了一项法令, 批准符合法律的政党活动。政治党派过去从未享有法律承认。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 有些政党选择了武装斗争, 也有一些政党企图分裂国家, 但是也并不缺乏发挥其真正作用的政党。所有的政党, 只要它们尊重宪法和国家独立, 就可活动。如果政治党派符合这些要求, 它们就可获得批准。

126. 由行政当局、议会和司法三方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审议政党要求登记的申请。1989年批准了七个政治集团, 另外还批准了代表少数教派的10个集团。委员会定期开会, 目前正在审议有待作出决定的一些申请。委员会负责批准政治党派、进行政治活动的集团、代表少数教派的社会和文化团体、工会以及专业团体和伊斯兰团体。

127. 特别代表说, 他得知, “保护自由和人权协会”虽曾在早些时候提出了申请, 但未获批准。他被告知, 目前正初步审议这一申请, 委员会将很快处理这一申请, 并可能在3、4个月之内作出决定。

128. 特别代表问, 一个有关人权问题的委员会应达到哪些法律要求才能获准进行活动。他被告知, 这样的委员会只要符合上述两个要求就可获得批准, 即, 尊重宪法和国家独立。但迄今为止没有收到建立专门维护人权的组织的申请。

129. 有关行政部门的主任补充说, 称为“保护自由和人权协会”和“争取自由运动”的两个组织目前在未经合法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但即使没有此种批准, 它们仍在批评政府, 也并没有人干涉它们。

7. 会见负责贩毒问题的特别检察官

130. 负责贩毒问题的特别检察官霍加托里斯兰·扎尔加尔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目标是鼓励发展一个健康和富有生命力的社会, 并提请注意使用毒品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已经通过了一项法案在反对运输、经销和消费烈性毒品的战斗中采取法律措施。死刑仅适用于屡教不改并直接与经销相关的罪犯。该项法令的导言段落内容如下: “权宜事务高级委员会举行的各次会议广泛讨论了反对毒品问题, 委员会于1988年10月25日(Aban 3, 1367)批准了反毒品法案, 法案规定在就吸毒和贩毒案件作出决定时避免繁琐的手续, 新法案的详细全文如下”。该项法案分为35条, 并有一些说明, 特别检察官说, 这些说明具有与条款相同的法律效力。

131. 检察官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目前不种罂粟, 在多次国际会议上, 政府要求用卫星监测手段对此加以证实。他出示了说明运经伊朗领土的各种毒品的两组样品, 并对贩毒分子欺骗有关部门的一些手段作了说明。最近一次查获了3吨可可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在帮助其他国家保护其青年的健康, 但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

132. 特别代表提到了许多人因为贩毒被判死刑的问题, 并且说, 根据按照伊朗官方电台提供的资料所作的计算, 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有1300人被处死。他还说, 根据《德黑兰时代周刊》1989年12月7日国际版所公布的资料, 监狱中关押着14,000名贩毒分子, 900人等待处决。

133. 特别检察官回答说, 这些数字是夸大的, 即使他本人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处死。特别代表说, 这些数据来自伊朗官方, 1989年12月7日《德黑兰时代周刊》所发表的文章指出, 自己的消息来源是官方新闻机构IRNA。他表示认为, 应当大幅度减少处死的人数, 许多犯罪分子应加以教养, 使其恢复在社会中的地位。检察官说, 在过去5个月中没有发生公开处决, 就此对政府提出的批评是不对的。

134. 特别检察官接着提到关于以贩毒为理由处决政治犯的指称。他坚决否认在国外流传了几个月的这一指称。政府将向任何愿意对此进行彻底调查的人提供案件材料, 证明所有被处决的人是真正的贩毒分子。

135. 关于证人在前一份报告(A/44/620, 第42段)中所作的说明, 特别检察官的评论如下: (a) 纳赛尔·穆罕默德·塔奇据说是被作为贩毒分子而处死的政治犯, 此人并不存在, 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他的名字, 也从未处死过这个姓名的人; (b) 关于在穆尼利埃广场处决若干人的指称是谎言, 该广场从未用来执行死刑; (c) 曾在穆什里广场执行死刑, 但被处死的人没有一个使用报告中的姓名; (d) 在哈什米广场执行了三次死刑, 但被处死的人没有一个使用报告中的姓名。特别检察官宣读了在上述广场上被处死的人的姓名。特别代表注意到了所作的解释, 并再次提出, 应当对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向政府转发的来文作出详细答复。他说, 他刚刚得到的解释证实了此类答复的重要性。

136. 此后讨论了关于过于仓促地处理贩毒案条的问题, 这种情况意味着, 没有足够的时间确保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特别检察官否认诉讼仅为三至十天, 但他承认,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可能确保法律的适当程序。诉讼所用的平均时间为7个月, 极其严重的案件则为5个月。特别代表说, 他的报告中提到时间期限的资料来源是伊朗政府自己, 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在一次电台广播中提到了这些时限。特别检察官说, 并不是所有政府高级官员都清楚地了解情况。

137. 最后，长时间讨论了由律师为被告辩护的问题及律师的职能。检察官说，根据宪法第35条，所有被告人都有权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他说，尽管这是一条规定，在有些情况下，被告人拒绝接受辩护律师，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律师拒绝进行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案情无法辩护。另外，在被告认罪的当场犯罪案件中指定律师是没有意义的。特别代表说，他认为必须确立一项程序，毫无疑问地有效确保任何被告，除非他自己是律师，都得到辩护律师。根据这一原则，应当考虑不能免除获得辩护律师的权利，如果律师拒绝辩护，就应选择其他律师，直至最后有律师接受这一案件。虽然有时可能难找到合法的辩词，但总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理由请求即使不是宣判无罪，至少也是从轻判决。法律还应考虑到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被法院任命为辩护律师的律师的地位，因为这是其专业职能的一部分，正如医生不得拒绝治疗病人一样，律师不得拒绝为被告辩护，除非存在着法官应当明确加以说明的某些严重障碍。特别代表说，如果规定没有辩护人审判就不能开始或继续，就可以确保，所有被告人都可得到为其辩护的必要法律援助。

8. 会见监狱总监

138. 1月25日，特别代表访问了监狱总监拉杰瓦尔迪先生，总监先生请他注意基于以下原则监狱系统已有了很大的改进：监禁的目的不是复仇，而是教养，没有人生来就是坏人，对所有的人都可进行再教育。因此，向囚犯们提供了电视、收音机、报纸，使其受小学和中学教育、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受大学教育、以及工作车间和宗教课程。宗教的传授在改造囚犯的道德方面取得了极其令人满意的成果。由医生、精神病专家、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家试验性的采用三种康复办法。心理治疗办法在囚犯的康复方面取得了最佳的成果。

139. 总监说，他的办公处由四个部门组成：文化、司法、财务以及法治。他报告说每年都采取宽大措施，并出示了大量档案，其中载有关于一旦对其表现作了鉴定便在几天之内予以宽大处理的囚犯的材料。

140. 总监在回答特别代表的问题时说,被判犯有恐怖主义和贩毒罪行的人与普通犯罪分子同样得到了监狱制度改善带来的好处。吸毒成瘾的人最初先拘留两个月,在此期间内帮助他们戒毒,但是如果他们重犯旧恶,他们就被送到作为康复中心的劳改营。伊朗没有犯人的总登记簿,各个监狱保持自己的登记簿。

9. 访问艾文监狱

141. 1月25日下午,特别代表访问了艾文监狱。他首先参观了一个车间,然后又参观了监狱的其他部分。当他来到监狱时,受到了由囚犯组成的合唱队和小乐队的欢迎。

142. 特别代表走访了几个车间,了解到有工作的犯人可得到工资。特别代表同在一间屋子里等他的五名犯人谈了话。他们说,他们都曾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参与了1988年7月的入侵并被判了死刑,但后来减为20年监禁。特别代表还在过道里随意挑选了另几名罪犯,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其中的一人说,他曾是1988年入侵伊朗领土的武装集团中的一名高级军官。许多犯人显然都属于上述组织,他们的死刑都已减为20年监禁。他们都报了姓名,但要求不予透露。

143. 被关在一间牢房里的三人,曾是 Tudeh 党党员。他们是:曾任该党总书记的 Kianouri 先生;一位高级成员和另一位基层成员。Kianouri 先生允许在报告中用他的名字,但另外两名犯人则不同意这样做。Kianouri 先生竭力否认他为外国充当间谍并阴谋推翻革命政府一事。他当着 Evin 官员和雇员的面说,他遭到了酷刑,他让特别代表看他已部分瘫痪的双手和被压得不成型的手指并叙述了他受到毒打和其他侮辱的经过。他的确很痛苦,言表之中既抗争,又绝望。

144. 这三人中最年轻的,是那个基层党员。他说,他的党为外国充当间谍并阴谋推翻政府。他的这些话遭到另一名犯人的坚决否认并引起了两人的激烈争吵。那位高级成员心平气和地将所受的拷打叙述了一番。他在国王统治时被监禁了25年,并在 Evin 呆了7年。三名犯人关在一个牢房。

145. 特别代表接着探访了女牢房。女牢房和男牢房不在一处。被他提问的犯人说，她们被审判和监禁的情况还算正常。她们未被拷打，也未受到虐待，并能在狱中使用总监所说的那些便利条件。

146. 特别代表在探访7号女牢的过程中，见到一名七、八岁的儿童，便立即想弄清她为什么在狱中。因为他想她也许就是那位因她母亲逃跑而至今仍被关在狱中的儿童——他是从他在日内瓦收到的陈述中得知这一情况的。但他得到的解释是：他见到的那个儿童和她家人生活在一起，她到这儿来，是看望她正在服刑的母亲的。她是特别代表在 Evin 见到的唯一的儿童。

147. 特别代表提出，他想看一下监狱的地下室。总监告诉他，Evin 监狱没有地下室。监狱坐落在山脚的一个陡坡上，从上往下看，一楼似较低，因此，人们往往将它称为地下室，但很明显，他们指的是一楼。

148. 特别代表在探访牢房时，请求能让他看望 Roger Cooper 先生，他是英国公民，1985年12月起一直被监禁在狱中。Evin 的狱长拒绝了他的请求，理由是：犯人自己供认他是间谍，被关在单人牢房，对他的判决已于一个月前作出，现正将判决书从 Farsi 文译成英文。在回答特别代表提出的关于该犯人被判处什么徒刑时，一位监狱官说，他被判处10年徒刑。但狱长说，他不能肯定该犯人被判多少年徒刑。

149. 特别代表要求参观监狱档案室。他查阅了档案卡片，然后根据他早些时候得到的材料提出了12个被关在狱中的人的名字，以便将他们作为实例，因为他们的情况都很能说明问题，又各不相同。这12人中，只有一人的名字在档案卡上，因此，狱长指示：查阅另一间档案室的档案。在等了几分钟之后，狱长说，由于是星期四下午，另一间档案室关了，管理员不在，因为星期五是休息日，特别代表要求同已证实确被关在 Evin 监狱的四名犯人谈话。这四名犯人出来私下向特别代表提供了证词，但他们请求不要公布他们的名字和证词，因为他们希望不久能得到宽大处理。

10. 访问议会

150. 特别代表访问了议会，在那里，他同一批议员进行了交谈。这些议员代表包括官方承认的少数教派的代表，即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人。多数谈话是同Rajai先生进行的，他曾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任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151. Rajai大使解释说，议员候选人均以个人身份、而不以党员身份参加选举，一旦当选，就在议员分属的两派即激进派和温和派中选择一派。不过，派别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议员可在某些问题上持激进立场，而在另一些问题上持温和立场。

152. 他说，在每届会议开始时，两位议员可就任何议题各发言10分钟。他们可任意选择议题，然后就对议程项目进行讨论。

153. 议会将其工作分给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各部均有一委员会审查其工作，但委员会要多于部。每个委员会均由13名成员组成。

154. 人们在个人中、而不是在党派中选择议员。每个人从事自己的竞选运动，候选人可组成联盟以相互支持。少数教派代表由各教派自行选出，但他们同其他议员一样，代表全体人民。

155. 应特别代表的请求，Rajai先生讲述了新的刑法及其内容。目前，刑法正由有关委员会复审，但在此之前专家们已对它进行了仔细研究。刑法如获议会通过，将提交监护委员会。至于通过的最后文本将会怎样，现在尚未可知。

156. 访问结束时，特别代表出席了议会的一次全体会议。

11. 在外交部举行的一次圆桌会议

157. 监护委员会成员Ayatollah Jennati，主持了圆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监护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总检察院检察长；司法部部长代表；律师协会主席以及外交部的官员。

158. Ayatollah Jennati 解释说，监护委员会由六名法律专家和六名宗教界权威人士组成，负责批准议会通过的各项法律，目的是确保这些法律符合宪法和伊斯兰教的原则。法律专家由司法部长任命；宗教界权威人士则由领袖任命。各项法律的执行均需得到监护委员会的批准。

159. 政府的合法性来自领袖，宪法第 109 条对他的品德和才智作了规定。领袖由民众运动从国家最杰出的宗教界显要人士中选出。组成专家会议的专家由人民选出，任期八年，该会议有权修改宪法并有权在领袖不再称职的情况下将其罢免。

160. Ayatollah Jennati 称：“革命是以伊斯兰教原则、先知的训诫、《古兰经》以及源自先知的传统为基础的。这些原则是必须遵守的，不容任何折衷。在其他世俗原则占主导地位的显然不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起主导作用的是宗教原则。伊朗发生的革命一直受到那些想将其扼杀者的威胁。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一情形的。而不理解这一点，便不可能解决有关问题。”

161. 在回答关于国际法在这方面的作用问题时，Ayatollah Jennati 说：“我们接受一切不违反伊斯兰教原则的国际法规则，但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抵制公然违反这些原则的规则。如须作出选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选择伊斯兰教原则。”他说，几个世纪前的一本伊斯兰教著作被认为是国际法的渊源。他还指出，伊斯兰教国家比许多国家更加重视人权，最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的专家起草了一份伊斯兰人权宣言草案。

162. 特别代表问，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制订一学术方案，以找出国际法与伊斯兰法之间的冲突点或潜在分歧，阿亚图拉作了肯定的回答。

12. 会见主管法律和领事事务的副外长

163. 特别代表还会见了主管法律和领事事务的副外长 Mir Mehdi 先生。会见时在坐的，还有外交部的几位高级官员。副外长告诉特别代表，宪法对立法程序有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议员可以提出立法，政府也可以政府法案形式提出。政府法案须经部长委员会批准。所有提案都须经有关的议会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审查。法律

在得到全体会议通过后，还须得到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见第158段），随后由总统颁布并刊登在官方公报上。法律在公布15天之后实施。政府可制定具体实施法律的程序。

164. 副外长还交给特别代表8个卷宗，内有保护暴力受害者组织提交的下列信件和文件材料：

- (a) 一个卷宗内装有100封同一内容的信，这些信是受到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受害者的家属写的。每封信都有签名，亲属们要求审判负有责任的圣战者，偿还他们所受的损失、偿还血债。
- (b) 一个卷宗中有66封信，谴责圣战者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
- (c) 上述组织散发的一些小册子。
- (d) 圣战者组织声称的自1982年以来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提要。
- (e) 一个卷宗中有上述组织写的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68个失踪者的姓名，据说有人在国内的电视上看到过他们。信件指称：圣战者组织利用这些人充当雇佣军和间谍，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f) 关于1982年议会发生爆炸、致使72人丧生的情况叙述。
- (g) 100多封由“受害者家属”签署的信，谴责圣战者组织杀害亲属的行为，并附有从圣战者报纸上剪下的自称对杀害事件负责的剪报。
- (h) 一盘录像带，录有1981年Shiraz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的记录片。
- (i) 一个卷宗中装的是自称为圣战者组织恐怖主义活动受害者家属的签名。

13. 会见外交部长

165. 访问结束时会见了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先生，因此，有可能回顾一下所进行的活动。

166. 特别代表再次提出了处决和适当的法律程序保障的问题。外长让他看一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地图，并标出了贩毒者穿过沙漠的路线。这条路线横贯伊朗由东到西，几乎到了德黑兰。当时在这一问题上未得出结论。

167. 对于其他建议，外长则爽快地接受了。例如，有一个要求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应定期探望所有监狱并监督所有犯人的待遇，包括政治犯的待遇。部长答复说，他将指示助手就此问题与红十字会进行讨论。关于人权事务中心可向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以改善监狱制度管理、培训按国际标准实施人权的人员的建议，也得到了类似的答复。部长还说，他愿考虑特别代表基于人道主义原因向他提出的从宽发落的请求。次日，特别代表提出了这一请求，对此，本报告有关部分有所叙述（见第16段）。

168. 部长说，伊朗政府愿与联合国，尤其是人权委员会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关系。双方接着对更广泛的合作在近期内可能提供的各种机会进行了讨论。

14. 最后会议

169. 1月28日，特别代表同外交部的一些官员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最后会议。在此之前，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听取了几位证人的陈述，还在外交部观看了关于伊玛同霍梅尼的到达和葬礼以及总统办公室的一次爆炸事件的记录片。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副部长、Manouchehr Mottaki 先生、Tabatabai 大使和 Alai 先生。副部长归纳政府对人权的几点看法。他说最近在有关省份发生的劫机事件便是在伊朗搞恐怖主义的例证。

170. 与会者接着讨论了政府为改善同人权委员会的合作可采取了另一步骤。为此目的，特别代表说，对递交的所有电函作出详细的答复可表明双方扩大了合作，这样，就能开始对事件作进一步调查了。

171. 特别代表交给 Mottaki 先生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收到的下列申诉：有人称，在他在德黑兰期间，一些人受到了威胁，另一些人被逮捕；还有人称，前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的两名妇女，后来没有回家。这些，都是有人在电话里说的。备忘录请政府采取积极行动。

C. 特别代表从非政府渠道得到的情况

1. 口头情况

172. 根据以往的做法,特别代表在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听取了一些自称对该国人权状况有直接了解的人的口头证言。证言听取会预定在德黑兰的开发计划署办事处进行。然而,1990年1月22日星期一,爆发了乱哄哄的示威游行,使事先要求提供证言的证人无法进入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大楼。后来游行还扩展到了特别代表住的旅馆,因此,听取每位证人的证言已不可能了。另外,许多示威者也要求向特别代表进言。由于人数太多,特别代表只能随意挑选了两大批人,听取了他们的集体发言。下面是听取的口头证言摘要。

处 决

173. Tudeh 党前总书记 Kianouri 先生谴责处决数千名年轻人的做法。他认为这些人完全是无辜的。尽管他们被指控与 Tudeh 党勾结,但他认为,他本人应对归咎于该党的任何罪行负全部责任。他交给特别代表一封信的复印件,信件是他为此寄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

174. Moteza Nosrati 说,他的兄弟 Gholam Reza Nosrati 因被指控从事政治活动而在 1989 (1367) 年遭处决,当时年 26 岁。他说,他的兄弟曾为 Arman (Shariati) 组织的成员,该组织通过和平手段反对政府。随后,他参加了圣战者组织,但从未参与任何暴力行动。他于 1983 (1361) 年被捕后,被判处 8 年徒刑。当关押他的 Rasht 监狱的犯人因当局不让家属探监而抗议时,当局安排一批犯人同家属见了面。在见面过程中,许多犯人脱下衣服,以便让亲属看到他们受过多少酷刑。在这次事件之后,所有探视都停止了,一年之后,Gholam Reza Nosrati 被处决。他的家属是在他被处决 5 个月后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175. 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 她18岁的儿子参与了伊斯兰革命, 但随后加入了圣战者组织。第一次, 当局试图趁他在家时逮捕他, 但他逃走了。两个月之后, 他在某日凌晨在街上被捕, 当晚被处决。她在报上看到了他被处决的消息。证人建议特别代表去看一下德黑兰郊外的 Behest Zahra 的墓地, 在那里, 每逢星期四, 被处决者的母亲都要在一起哀悼他们被埋葬群中的孩子。

176.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 他的儿子在1989年(1367)的第三季度被处死。他的儿子于1360(1982)年被捕, 被指控同情圣战者组织。原先, 他被判9年徒刑, 但在监禁了七年半之后却被处死了。证人不知道在处决前是否进行了第二次审判。

177.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 他一直积极支持阿亚图拉霍梅尼。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却闯入他家, 逮捕了他的7个孩子。他们被指控参加了圣战者组织, 但这项指控得不到任何证据的证实。战争结束后, 一年半之前, 他的五个孩子连同约20,000名犯人一起被处决了。有两个儿子仍关在 Evin 监狱, 其中一名患病, 另一位因受酷刑而致残。

178.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 在 Isfahan 的一次示威游行中同她一起被捕的三个人已被处决。其中一人, 后来德黑兰有消息说, 他只被判了6个月徒刑。这个证人说, 地方长官未对宣布判决就下了处决令。Shahrud 市一位被称为 Eftekhari 大妈的50岁的妇女, 在示威时路过该处, 也被逮捕了。她身心受到严重折磨, 50天后被处死。这个证人在狱中时见到一个女孩, 她因唱了一首圣战者的歌曲而被处死。

179. 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一位父亲和他的女儿说, 他的儿子1988年6月被处决。他因拥有圣战者组织的出版物而被捕, 但他一直否认与该组织有任何联系。当这位父亲问法官 Lajevardi 先生时, 法官告诉他, 他儿子未受任何指控。然而, 他却被关了9年并受到了酷刑。1987年11月停止探监。1988年6月, 家人接到电话说, 他们可以去探望这个儿子。当这位父亲到达监狱时, 他遭到了毒打

并被告知：他儿子已被处决。家人被告知前往万人坑。他们进行了搜寻，但却无法找到尸体。

180. 两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他们各有一个兄弟和儿子被处决了。他当了兵，后从前线逃走并参加了圣战者组织。他于1987(1365)年被关在Khlalkhal省的监狱，据称，他在狱中遭受了酷刑。在他被捕的日子里，他的家人曾设法找律师为他辩护，但当局说没必要。家人得知，他将在被捕的10天后受审，但10天还未过，他就被公开处以绞刑。证人还说，他同另一名被处决者一起，被埋在一个边远山区。但另一个兄弟把他的尸体挖了出来，以将其妥为安葬。当地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继续对被处死者的祖父进行骚扰，并搜查他的家，还有，一位叔叔被捕，他在Sepah监狱因受毒打而致残。

181. 一位证人说，她是Mashad的一位毛拉的女儿，但不愿透露她的姓名。她指称，一位名叫Ardabili的毛拉下令处决了Mashad的24名囚犯，而事先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一个月前，有两批人(分别为17人和15人)受控贩毒而被绞死，尸体被扔在城里的下水道中。

否认处决的指称

182. Gholan Reza Bagheban说，他曾四次被捕，最后一次被捕是四年前，随后，他被关在Ahwaz监狱。他一直受到很好的待遇。他在狱中时，在一份圣战者组织的刊物上看到了他的名字，列在据认为已被处决者的名单中。这个证人肯定地说他知道这样的情况很多。在特别代表的请求下，答应随后向他提供一份列有他的名字的圣战者刊物的复印件。

183. 另一位要求对其名字保密的证人说，她的一位朋友(未提供名字)已被圣战者组织列入已处死者的名单，但实际上还活着。

184. 曾向特别代表反映过情况的一批人(共78人)中，有几个人说，他们的名字被列入了圣战者组织公布的被处死者的名单。经特别代表请求，其中四

人出示了他们的身份证。这四人是：Ismail Zarei, Mahmoud Reza Said Nejad, Soghra Farhadi 和 Behnam Garai。后三人提供了圣战者组织报纸的上述版面。

恐怖主义行为

185. Reza Djamshidi Miandashti 申诉说，他16岁的儿子在 Shalamtcheh 被圣战者杀害。他在14岁时自愿参战，保卫祖国，直到被圣战者杀害。

186. Madjid Valizadeh 说，他要控诉圣战者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动。他说，他了解数起此类事件，包括一起活人被剥皮和在圣战者进攻伊朗北部村庄时一人被活埋的事件。他称赞政府在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所作的努力，并问联合国为何不派代表调查诸如伊拉克军队使用化学武器或美国最近入侵巴拿马等严重事件。

187. 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称自己为“独立公民”。他说，人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受到充分尊重。人权委员会倒是应任命一特别代表调查巴拿马和阿塞拜疆的情况。他想对圣战者组织表示抗议，也对联合国对圣战者组织的态度表示抗议，因为他认为联合国偏袒一方。他说，政府是宽大的；而圣战者组织则使用暴力。他目睹了这件事：两个人袭击了一家食品店，并只因店主是一位 Hezbollah（上帝的战士）而将其杀害。这个证人说，请求见特别代表的人文化水平很低。他们往往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失去了孩子，因而正想诉苦。

188.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控诉说，他父亲是一个店主，被圣战者组织暗杀了。他说，谋杀的唯一原因是：他父亲是位极虔诚的教徒。凶手虽被逮捕了，但似乎并不悔罪。证人认为，凶手随后被处决了。这位证人还说，他叔叔被圣战者组织杀害了，因为他为参战者筹集食物和衣服。

189.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他哥哥在1982（1360）年死亡。他是个 Hezbollah，只因这一点，就被圣战者组织暗杀了。圣战组织两次想杀害他，第二次时他被人用机枪打死在街上。

190. 一个代表据说其亲属被圣战者组织杀害的78个人的6人小组控诉说，他们的亲属是被用残忍的手段杀害的。他们说，他们认为，每个圣战者至少杀害了100个人。这些证人认为，联合国应严厉谴责圣战者组织。该小组一名成员说，她家中有四人被圣战者组织杀害，她儿子在死亡前两条腿被砍了。证人们还指责圣战者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人被处死和受酷刑的说法。在这方面，他们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一国际委员会，调查伊朗监狱的状况。

191. 有一批人（共68人，包括约20名库尔德人）要求向特别代表反映情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叙述亲身经历：他们有的曾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有的曾受过该组织恐怖主义活动之苦。有的说，圣战者组织诱使他们向人们展示自己造成的烫伤的伤疤或其他因受刑留下的印记，以配合该组织的欺骗性宣传。其他人则谴责圣战者组织从事的各种恐怖主义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杀害个人；有的是侵入整个村庄，使许多人丧生。他们请特别代表将圣战者组织活动的真面目公诸于世，以使伊朗人民更加信任联合国。有些证词是关于圣战者组织公布已被处死但据说还活着的人。四名与特别代表交谈的人称，他们的名字就被列入了上述名单，在特别代表的请求下，他们出示了身份证（另见Para. 184）。

192. 应另一批约60名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的请求，特别代表也会见了他们。一些库尔德人报告了库尔德民主党的武装组织所犯罪行情况。据他们说，该党有2,000至3,000成员，受伊拉克政府支持，也受约有700人的Komala共产党的武装组织的支持。后者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要厉害得多，因为他们袭击整个村庄，并且，与库尔德民主党不同的是，他们还拒绝同政府举行任何谈判。一个来自Paveh(Kurdistan)的人叙述了他遭民主党成员绑架和施刑及他们用火箭向其他平民开火的情况。来自同一城市的另一人说，10年前，一家医院遭到民主党1,700名成员的进攻，这些人甚至无视红新月会的标记。他不理解特别代表当时为何不访问该地区。来自土库曼沙漠的一位逊尼派教徒(Hannafi branch)指称，圣战者组织曾试图在沙特资助下进行欺骗宣传，以在他的地区煽起反什叶派的情绪。他强调，政府积极支持逊尼少数派的宗教活动。他还说，恐怖主义组织捣毁了他的地区一个村庄的房屋。一个来自西伊斯兰堡的人反映，圣战者组织据称还犯下了

其他罪行，他们埋设地雷、在小汽车和公共汽车里放置炸弹并暗杀了 Ghalashahin 的同一家庭的 6 名成员。这些证人一致谴责圣战者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请特别代表将情况报告国际社会。

193. 还有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1982 年 (1360) 至 1984 年 (1362) 年，他被关在 Mashad 监狱。他被捕时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但自那时起，他就认识到，圣战者组织的目标是完全错误的。证人认为，联合国发起的任何行动都不应偏袒任何一方，其中一主要目标应是揭露圣战者组织犯下的许多罪行。

194.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他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1981 年 (1359) 他被首次关押了 4 个月；1984 年 (1362) 至 1989 年 (1367) 他被再度关押。他被关押在 Ahwaz、Mashad 及 Sepah 监狱。证人说，他在政治上很活跃，即使在革命前也是如此。他说圣战者组织人员在逃离伊朗后，在海外利用他们被监禁的以前的同伙，因而使这些人的日子变得极为艰难。圣战者组织故意欺骗人们，使其不了解监狱的情况。尽管他参与了武装斗争，他还是获准在被捕三天后看望同他一起被捕的妻子。

195.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她自己既是圣战者组织的受害者，又是伊斯兰革命的受害者。她丈夫曾搜集武器，以准备反对国王的革命。革命后，他向圣战者组织提供了一些武器，因而被捕，并被处决。她也被逮捕，但在监禁了三年后被释放。她孤苦零仃地带着三个孩子，处于绝望的境地：政府或圣战者组织根本不向她提供任何帮助。她认为，她的情况是圣战者组织如何对待其前支持者的典型例子。

196. 特别代表还逐个听取了四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的反映。他们说，他们曾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或同情者。他们悔罪并在刑满后释放。他们说，他们在狱中一直受到象样和人道的待遇。他们谴责圣战者组织犯下的各种暴行，认为特别代表应让国际社会知道该组织对无辜平民犯下的暴行。有一位证人在口头作证时给特别代表写了一个条子，表示：他是被迫说上面这些话的，当局诱使许多释放后的囚犯作类似的陈述，并威胁说如果他们谴责在监狱中所受的真正待遇，就会被处死。

酷刑

197. Ali Akbar Ghaffari 说, 他属圣战者军事集团成员。 1983年(1361)至1988年(1366)他被关在 Ahwaz 监狱, 在狱中他从未见过受过任何酷刑, 但看守粗暴对待被关押者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时还打他们。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但随后被减刑。 他说, 监狱设施很好, 食物很丰富, 他的家人还能定期探望他。

198. Tudeh 党前总书记 Kianouri 先生斥责说, 他坐了10年监狱, 其中七年是在 Evin 监狱度过的。 他说, 他曾数次受酷刑, 因而双手部分瘫痪。 他在审判期间无法为自己请律师。

199. 前德黑兰市市长和自由运动成员 Tavassoli 先生叙述了他被关押9个月的经历, 其中的8个半月是单独监禁。 他说, 他受到了拷打、污辱、恐吓并被迫长时间地留在冰冷的小屋或坐在同一张椅子上。 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他承认他从未做过的事情(另见 Para. 208)。

200.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 他曾两次被捕。 他被指控向圣战者组织提供资金(第一次被捕时), 还被指控书写圣战者标语(第二次被捕时)。 他第一次从1982年(1360)至1987年(1365)被关押在德黑兰(委员会和 Evin 监狱)。 他说, 他两次均遭毒打。 在 Evin, 他被关在4号牢房, 那里的犯人常常受酷刑。 据他所知, 就酷刑而言, Evin 监狱的7号牢房更为厉害。 他所受的最严厉的酷刑是: 他被绑在用铁丝做的床上, 并被长时间拷打, 直至无力叫喊; 他因此几乎失去了知觉。 他详细叙述了他受的各种拷打, 以及拷打使他的身体逐渐麻木。 抽打脚底是经常的做法。 他还说, 他长期被单独监禁, 只给少量食物。

201. 另一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 她1984年(1362)被捕, 1988年(1367)年获释。 她曾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并同她哥哥一起参加了武装斗争。 她原先被判处12年徒刑, 但在大赦时被减刑。 她说, 她在狱中未受酷刑。 证人说, 政府似知道圣战者组织的一切活动, 因此无需拷打犯人取得情报。 证人说, 她在监狱时被允许上学。 她的丈夫被判死刑, 但也被减刑了。 她说, 她一周可探望他一次, 所有夫妻均可单独见面。

202.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 他1981年(1359)参加了圣战者组织, 1983年(1361), 该组织所有领导人开始离开伊朗, 他们在他家中留藏了一批武器。1984年(1362)的一个晚上, 他同他的妻子和婴儿一起被捕。他担心, 他们会因家中所藏的大批武器而被处死。但他们只在Gorgan监狱被关押了7个月。后来, 他第二次被捕, 监禁了9个月。他说, 他在狱中除了按伊斯兰法规定的如鞭打外, 未受任何酷刑或虐待。他的妻子和孩子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203.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 他曾是圣战者组织成员并参加了武装斗争。他被已队成员逮捕, 腿上被打了一枪。他先被带至Evin监狱。治了枪伤后, 他被转移到Ahwaz监狱。他1983年(1361)至1987年(1365)被关在监狱。他的徒刑从10年减为7年。他现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在服刑期间未见到或听到任何酷刑事例, 但偶而的抽打除外。

204.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称, 他1986年(1364)在Sanandaj被捕, 原因是被指控为同情圣战者组织。随后, 他被转到德黑兰, 关在委员会和Evin监狱。他说, 他在那里在非人条件下呆了9个月。他描述道: 1.5×2米的斗室关押4至5人; 3×5米的关押40人之多。灯永远是亮着的, 家属探望次数甚少。证人说, 他遇到的同狱犯人, 约有90%不是受酷刑就是受近似酷刑的待遇。他自己就被用电缆捕打过。他失去知觉后, 就往脸上浇凉水。另一个通用的酷刑是抽打犯人的脚底, 然而逼他们行走。还有一种手段是: 先敷裹好伤口, 然后将干结的纱布从脚底扯下。这个证人还说, 他只受了5分钟的审判, 刑满后, 他还被察看三年。尽管三年已过, 但他们得一月一次向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汇报。他家中有一人被处死: 一个兄弟和两个堂(表)哥(妹)。

205. 另一位伊斯法罕的证人请求对其姓名保密, 她在1982年(1360)在参加一次示威时被捕。她在以下监狱中度过了4年: Ghezel Hesar, Karaj, Semnan, Ghom, Shahrood, Isfahan。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27名妇女和24名男子。被捕之后, 6名妇女被关在原来为一个人设计的牢房里。在Ghezel Hesar监狱,

房门每天仅打开一次让她们上厕所。她们的头发被剪掉，每人被鞭打30下是通常的一种惩罚形式。她们还被带到一处走廊里，被迫在地上爬行，卫兵同时脚踢她们。一位名叫Zahra Gorgani的残疾妇女遭到残酷的鞭打。这个证人还报告说有一个母亲与其两个月的婴儿一同被捕的案件。该婴儿在狱中长大。

206. 另一名马什哈德的证人要求对其姓名保密，她谈到她在Evin监狱的5年监禁生活。她最初因被指控与巴勒斯坦集团有联系而被判9年徒刑，但其刑期被减到5年。她说，在她被关押期间，抽打脚底是通常的做法。

207. 另一位证人要求不公布其姓名，他声称曾在Evin监狱遭受酷刑，他在那里度过了数年。对他采取的做法有鞭打、吊在天花板上、戴手铐或长时间不让睡觉。在监狱当局有一次向犯人散发的一份表格上他曾向当局报告了这些做法。

司法

208. 德黑兰前市长和自由运动领导人塔瓦苏利先生报告了他在1988年6月遭到一伙武装人员的逮捕，这些人闯进他家、拿走他所有的个人物品、其中许多至今尚未归还，并将他带到Towhid监狱，他在那里遭到情报部人员长达5个半月的审问。他说他没有象《宪法》第32条所要求的那样被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也没有象同一条款所规定的那样在24小时内被移送法庭。审问者用各种手段、包括殴打、侮辱和威胁，企图使他承认他曾向敌人提供情报。3个月之后监狱组织就其待遇提出了申诉，5个半月之后他被转到Evin监狱，他在那里又呆了3个月。最后他收到了下列一份指控清单：危害政府安全的活动，推翻政府和援助敌人的活动。

1979年巴扎尔甘总理在阿亚图拉·霍梅尼明确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与美国大使进行的一次会谈被引证来作为这些指控的证据。他被单独关押达8个半月，尽管法律规定最长期限为4个月。他在这方面的申诉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在他获释以后他被命令向Evin监狱报告，他在那里受到粗暴的对待并再次受到威胁。

209. 曾任革命以后第一届临时政府外长的亚兹迪先生提到一些服刑期满但却未放人的案例；有些人被重新审判，有些被处决，还有一些人继续被拘留。他特别提到他的侄子 Hassan Zaidi 的案件，他因其兄弟潜逃而被捕。在拘留 3 年之后他才被审判，又判了 7 年徒刑。去年，其父母得到通知他已经自杀。但当其父母对其尸体发黑表示吃惊时，官方对其致死原因的说法又改为食物中毒。他和巴扎尔甘先生还提到其他一些替代人犯的案例，如关押在 Evin 监狱的 Yaya Naziri 医生，他被关押的原因是因为当局未能抓住他的业已潜逃的儿子。

210. 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报告了 1981 年 22 岁的 Ali Bani Hashemi 被捕的情况。据该证人说，Ali 目前正被关押在德黑兰 Nazi-Abad 监狱。据描述，他被捕的情况如下：正当 Ali 和其他 90 人在庆祝一个伊斯兰节日时，地区委员会的成员蜂拥而入将其逮捕。该证人强调，这并非一个有政治动机的会议，而是一次穆斯林青年的聚会。Ali 当天获释，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将其召回，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刑为 7 年，但同时被捕的他的 20 位朋友被处决。在对整个团体进行的草率审判中，不允许任何辩护。尽管 Ali 已在狱中度过了 8 年 7 个月，他仍未获释。监狱当局仅仅通知其家属他们刑期又被改为终身监禁，而没有再进行任何审判。

211. 另一请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他曾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并已因此服刑两次。他说，司法中的缺陷并非政府的政策，而是由于政府下层中一些个人不负责任的行为所致。

212. 有 3 名请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声称在法律的适用上有很大的任意性。例如，在提交伊斯兰革命法庭的案件中，被告几乎从来不被告知其罪名，而仅仅是问他们自己认为其被捕和审判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法院的死刑以草率程序判处。不允许律师辩护也不盘问被告提出的证人。直到不久以前，所有死刑需经库姆核准，现在则需经最高法院主管部门核准；但报请核准的档案里从来没有被告的任何陈述。

213. 一位在革命后还能继续从业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严厉地批评了法律程序在许多方面的任意性。他说，律师一般都不相信法院及其适用法律的合法性。有几件法律没有经过议会便由专门委员会通过。有关神职人员的问题由保护神职人员特权的特别法院处理。在一种没有法制的状态下律师很难有效发挥作用。在伊斯兰革命法院不可能进行法律陈述，也不允许上诉。在由这些法院判处的死刑案中，从来不告诉被告其定罪的理由。这些判决由最高法院主管部门审查，被告根本不知道其被判死刑，也不经过任何进一步的听证。其他判决一般予以宣读并有上诉权；但是在政治上敏感的案件中，律师不愿为被告辩护。

214. 另一位要求对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说，他曾因支持圣战者组织而被逮捕。他对审判描述如下：事先没有任何通知他就被带到一位毛拉面前，毛拉向他提出几个问题。几分钟后，他被判处两年监禁。没有任何律师在场。他还说，在审问期间，他被蒙上眼睛等待提审，那时他听见许多人、包括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的喊叫声。这是打算在审问前对人犯进行恫吓。

215. 一名请求对其姓名保密的工程师指称，1983年(1361)他29岁时，地区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抄了他的家和他与父亲合办的企业。后来他又开办了另一家企业，但他所设立的两家工厂被没收，其中一家是被地方长官和伊曼姆决定没收的。他将此案诉诸法院，法院作出了对他有利的判决。但是，该判决从来没有被接受。他许诺就其报告事实的真实性提出文件。他补充说，当局所作的许多专横决定和缺少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正在使国家的经济完全瘫痪。他还说，他的两个表兄弟(提供了姓名)没有任何明显理由分别在1982年和1983年被处决，虽然有谣传说他们是圣战者的同情者。

出国的权利

216. 一名请求对其姓名保密的技术书籍翻译人员说，过去5年来，他多次试图得到一本护照以出国继续学习，但却一直未能成功。从来不说明拒绝的理由。5年前在他试图出国时，他的护照被没收。

217. 另一位证人说，他曾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因此希望对其姓名保密。他曾两次入狱，但已经不必再定期向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报告。他申请一份护照出国，但迄今为止一直遭到拒绝。他认为拒绝的理由是他以前曾与圣战者有关系。

和平集会与结社的权利

218. 特别代表会晤了巴扎尔甘先生，他是革命后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和 1961 年作为政党建立的伊朗自由运动主席。他说，但自由运动的活动虽然受到很大限制，但仍然存在。其报纸被非法没收，就此问题争取司法裁决的努力归于失败；据当局的口头答复说，有关档案已经丢失。该运动的办事处在 1988 年 6 月被征用，它的四名领导成员被逮捕，包括会见时在坐的德黑兰前市长 Tavassoli 先生。该运动的电话被监听、邮件被拆开，这显然违反了宪法的保证；而且，其成员经常遭到恫吓或骚扰。自由运动大多数领导成员及其家属都曾在其住宅遭到炸弹的袭击，外地的情况更糟。所有这些限制的目的地都是要切断该运动与人民的联系。该运动仅参加了革命后的第一次选举，但没有参加随后的一些选举，因为有人不让其自由参加。例如他本人就没有获准作为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尽管《宪法》第 26 条允许组织政党，只要它们不违反独立、自由、国家统一、伊斯兰准则或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但自由运动的法律地位一直悬而未决。《政党法案》在 1981 年得到议会批准，但第十条中规定的负责其执行的委员会直至 1988 年底才成立。虽然自由运动提交了所需的全部资料，但其申请至今尚未得到处理。第 10 条所规定的委员会实际上从未开过会，迄今为止，它仅批准了诸如以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女儿为首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妇女协会、战斗教士党和另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协会这样一些协会和政党的条例。

219. 特别代表会晤了“保护自由和人权协会”的成员，他们讲述了在其活动中面临的困难。他们说该协会于 14 年前成立，其章程只载有《宪法》所承认的原则，曾提交内政部批准。然而，该协会的条例从未得到官方承认。去年他们收

到当局发来的表格，并按时填写完毕，但对于官方承认的要求却不给予答复。一年半以前当局占领了该协会的办事处，其主席也在那时被搞。该协会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接近印刷厂以便散发出版物，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受到有系统的阻挠。不过他们可以分发其新闻通讯的影印件。其他一些努力促进人权和自由的组织，诸如前首相巴扎尔甘的自由运动也遭到类似限制。

法律咨询的权利

220. 特别代表访问了律师协会，受到其主席 Eftekhar Jahroumi 和该协会 4 名成员的接待。他被告知，该协会在全国约有两千名律师，其中 100 名为妇女。55% 的辩护律师在首都从业。此外，400 名受训人员（130 名妇女）到 1990 年将可有资格成为律师。具有法学士学位并实习一年之后可以参加律师考试。对所有法院来说，协会会员资格都是必须的。协会主席解释说，革命委员会通过了一条有关建立职业协会程序的法律，并得到高级司法委员会的赞同（其职责现在由司法部首脑行使）。由于该法律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并鉴于该协会的前主席和律师协会（董事会）成员已出国或被革命法庭吊销了执照，他被指派临时指导该协会的工作。在革命后最初几年，共计约 50 名该协会成员的执照被取消；但是，在过去 5 年中只下令取消了两份执照。到 1991 年，过度时期就将结束，到那时协会的成员将又能够选举其主席和董事会成员。该协会主席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一名律师在法庭上代表自己。在一些案件中，指定辩护律师是强制性的。该协会还在那些被告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用的案件中向刑事法庭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他承认，在革命后，人们并不积极看待辩护律师的作用，但情况已逐步有了改善。协会是国际律师协会的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向其会员提供健康和人寿保险计划，目前还正在准备一项退休计划。该协会还主动就法律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见。

221. 一位具有30年从业经验的辩护律师和前法官报告说, 在该国、尤其在伊斯兰革命法庭,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规定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 律师不允许在这些法庭出庭, 若其坚持则会遭到骚扰和恫吓。在这方面一个尽人皆知的案例是对前驻瑞典大使 Entezam 先生的审判, 他被指控未经授权便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联系。但即使在普通的刑事案中, 律师也必须十分小心, 他举出他的一位同事作为例子, 那位同事在一桩案件中请求再举行一次听证。他随后就被起诉, 定了不适当地干涉法律程序的罪。阻挠律师办事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严重, 而且还扩大到了其他法庭, 如处理家庭问题的特别民事法庭。他进一步谈到, 律师协会从未正式被解散, 但约50名律师通过报纸上的正式通知得知, 根据伊斯兰革命法庭的裁决, 他们已经失去了执照。在革命初期, 律师协会的主席和大多数董事会成员不是被捕就是逃亡。因此司法部任命了一位新主席, 以便得到该协会的帐目。他兼有许多职能, 包括总统法律顾问。该证人进一步说, 象他本人这样的律师必须对该协会交会费, 但却得不到协会的任何支持。

泛神教的情况

222. 特别代表还会晤了泛神教的领导人, 他们证实, 其成员的情况普遍有所改善。然而, 所有宗教圣地仍被征用。在过去一年中泛神教从当局较为宽容的态度中获益。他们在会晤时交给特别代表一份最近由总理发出的通告, 载于附件五。

223. 这些证人还报告说, 在最近几个月中, 小学和中学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然而, 仅有4名泛神教徒获准上大学。现在泛神教徒获得营业执照比较容易, 但许多财产仍被没收, 而且在这方面的请愿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在一个财产的主人也被逮捕的此类案件中, 库姆的一个法院作出了对他有利的判决。但是, 那个人仍然被拘留在 Evin 监狱, 财产也未被归还。

224. 在政府养老金方面, 也面临许多困难。在有些情况下, 泛神教徒不仅要偿还养老金, 而且要偿还他们自政府雇佣的第一天起所得到的全部工资。那些拒

绝支付或根本无力支付的人将被判长期徒刑。另一个大的问题是，对大多数泛神教徒拒不发给护照。在过去10个月中，约有一千人申请护照，但仅有3人实际上得到护照。另有15人被召到总统办公室回答问题，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亚美尼亚少数教派的情况

225. 1月26日，星期五，特别代表访问了一个叫作 Ararat 的亚美尼亚协会。该协会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在德黑兰一个地区的一座十分宽敞的体育馆里进行。特别代表在与执委会成员的谈话中得到了有关这一少数教派的活动和生活方式的资料。他被告知，其他少数教派的生活也都类似。1月20日，他还对一座正在做星期日弥撒的亚美尼亚教堂进行了短暂的访问。

226. 他所访问的文化和社会中心有2000名成员，年龄各异，通过直接投票选举执委会和行政管理人员。在该中心的旁边有一座古老有墙围的亚美尼亚墓地和一座仍在使用的教堂。每年9月，该协会组织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由全国各地的许多亚美尼亚运动员和运动俱乐部参加角逐。第22届奥运会于1989年举行。德黑兰现在有15个以上类似的协会。

227. 亚美尼亚少数教派约有20万人，大多集中在德黑兰，在伊斯法罕、Ourmiyeh, Tabriz 和 Arak 还有一些人数在5000至2万的较小的群体。亚美尼亚人在议会中有2名议员，一名代表北部另一名代表南部的亚美尼亚人。大约3万人登记为选举人。有几名候选人参加议会席位的竞选。他们在德黑兰出版一份周刊，主要目的是报道全世界亚美尼亚人的情况。特别代表曾有机会与该周刊的编辑交谈。

228. 亚美尼亚和其他少数教派都自由信仰其宗教。在德黑兰，亚美尼亚人有可供使用的教堂七座，在伊斯法罕有12座。

2. 书面材料

229. 特别代表在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收到了几百封信件和其他一些书面函件，大多数是居住在该国的伊朗人用波斯文写的。保卫暴力受害者组织的函件也由伊朗外交部交给了特别代表。鉴于从结束访问之时至本报告必须定稿之日之间的时间短暂，不可能详细检查和分析所有书面函件。但是，特别代表努力将其中所载的指控分类如下：

- (a) 大量的内容相同的信件来自一个“一批获释的政治犯”，驳斥任意逮捕或酷刑的指控，并说以前的囚犯现在正象自由公民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享有所有的“现有社会福利”。还收到另外一些以前的囚犯所写的类似信件，说他们被圣战者所欺骗和误导，谴责联合国对其委曲默不作声、无所作为。他们声称圣战者不再享有群众支持，说他们屠杀和威胁无辜人民，“对革命卫队施以野蛮的酷刑”并与伊拉克勾结。他们还指责圣战者编造据称被处决者的名单，这些人实际上还活的很好。
- (b) 一大批前犯人在信中说，他们遭到逮捕，但从未遭受酷刑，并谈到“狱中优良的生活条件和人道的待遇”。其中许多信件认为，政府有效地帮助了前圣战者“作为有用的公民重新融入社会和工作”。他们还强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本自由得到尊重。
- (c) 在第三类信件中，来信人抱怨由于不允许其进入，他们无法应约前往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办事处。许多信件中的指控如下：一些犯人在特别代表访问之前获释，并奉命要美化监狱的情况。据说他们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并可能在特别报告员离开该国时被送回监狱。监狱的条件被描绘为可悲的，特别是单独监禁、卫生设施、供暖、通风、热水以及被褥和伙食。犯人家属声称他们在探监时受到恫吓、骚扰和虐待。

他们还谴责对犯人的酷刑和虐待，并说当他们被告知一名犯人住院时，这就意味着他遭到了毒打。人们还说，各狱长系统地滥用其职权，其决定似乎高于司法当局的判决。其他指控是关于强奸被判死刑的妇女、拒绝给犯人治病、刑期满后被处决的案件以及前政治犯实际上不可能找到工作。

230. 在访问期间，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外的个人和组织，包括奥地利、加拿大、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许多议员，向联合国秘书长和特别代表发出了约70封电报和信函。这些函电中大多数都建议延长访问期限，以便能够进行更彻底的调查和听取更多的证词。其他的则就访问如何进行提出建议并提请特别代表注意许多希望见他的人未能见到他；还有一些则对证人所受到的威胁和其中有些人可能被逮捕表示关切。

231. 特别报告员对提出的许多有用建议表示感谢，但他也回顾访问时间的长短符合先前类似的调查访问所确立的作法。由于需要向本届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委员会在特别代表返回的当天开始其审议工作，以及该报告的翻译和处理需要时间，所以不能考虑延长访问。至于对证人可能受到威胁或迫害的关切，请看1989年11月24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与特别代表之间交换的信件（见11、12和13段），以及1990年1月28日交给外交部副部长的备忘录（见第171段）。

五、结论和建议

232. 大会和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授权特别报告员：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现场检查人权情况，本最后报告标志着履行这一授权的一个重大发展。自从1984年作出这一授权以来，该国政府首次邀请特别代表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33. 特别代表希望将他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感谢载入记录，感谢其在访问中的合作、为他执行任务而向他提供的便利及其愿意延长访问，尽管由于委员会的工作即将开始而使访问的时间受到严格限制，延长没有可能。

234. 在返回日内瓦时，特别代表发现，报界或新闻媒介发表了一些据说是他在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后说的话。人权委员会应该知道，他本人和访问该国的小组中的任何成员均未发表任何讲话。尽管他不知道据说是他的讲话的内容，特别代表仍愿最为强调地指出，他在公开和私下均未作过任何讲话，他甚至未与任何人谈起过这一问题，因为他已打定主意在该报告的起草时应当没有任何可能有损于其目标的解释或揣测，在委员会收到报告之前也不应该说什么话。

235. 特别代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之间的通讯是在适当高的级别进行的，没有任何题目、问题或争议不能够通过快捷的渠道公开地讨论。由于这次访问，双方之间的通讯联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236. 该报告列举了访问之前和访问期间收到的资料。应该注意到，一些与前几年相似的指控仍有收到，而且在所审议的这段时期中，有关恐怖主义的各种说法、证词和文件有了很大增加。在访问期间，伊朗官员和许多证人的发言也大量谈到了恐怖主义问题。

237. 对侵犯人权的指控列在不同的标题之下，以便更容易处理，证词也酌情分别列在有关标题之下。实际上不可能将每一位愿作陈述者的话都收集在内，但他收集了充分的证据以确立或充实现有资料，经归类后并入其中的各个标题。若要听取所有那些希望讲述其经历者的谈话，很可能有必要将访问延长几个星期而不是几天。有些证人未能应约来到。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拥挤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外边，他们完全堵塞了任何希望进入者的通道，而且秩序混乱。

238. 特别代表所接触的当局和官员谈到一些一般问题，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友好，但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他们接着谈到各种国外压力、对武装集团的帮助、恐怖主义、假情报、八年的战争和1988年7月的入侵。总的说，他们的观点是：国际社会听信恐怖主义集团的话；有人一直在、现在仍在操纵国外的信息；联合国机构在人权方面适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因为由于政治原因对于一些国家密切注意，而另一些严重违犯人权的国家却未被置于任何国际监督程序之下。

239. 特别代表注意到，由于一段时期狂热的革命，伊朗社会深深分裂，这一分裂的要素之一是武装斗争，恐怖主义也参与了武装斗争，有时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特别代表听取了所有各方和所有社会阶层的申述，有些人对武装斗争表示遗憾和谴责，另一些人对所作的处罚感到难过，他们否定这种处罚，认为其适用不当，有损囚犯的尊严，还有为数很多的人认为他们的理想遭到破灭，他们因年轻无知被人利用。死者母亲和妻子的集会是社会两极分化的一个象征：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外面，大群的妇女在示威反对恐怖主义，她们将其痛苦和失去亲人归咎于恐怖主义；而在德黑兰另一头的 Behest Zahra 公墓，被处决者的母亲和妻子举行集会（她们每周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都在那里集会），为其亲人、被处决者和埋葬在公墓里的人们哭泣。

240. 特别代表象在以前的报告中一样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其动机、借口和目的如何。在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他收到有关这类政治活动的灾难性后果的大量官方和私人的资料。但是，必须牢记，国际文书的当事方是国家，而且当然是由政府代表，因此抱怨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据此引伸以及根据近来的实践，人们认为反叛集团也应该尊重人权，虽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不能与反叛者相提并论。

241. 收集到的证词重申了在日内瓦收到的有关非法处决、酷刑、替代囚犯、超过判决规定期限的监禁、低级官员自作决定以及没有辩护律师等问题的申诉。其他

证人所述则相反，因为他们是在反对政府的秘密活动中被捕，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并随后得到赦免。还收集了有关限制结社权的证词。这些证词代表了两类不同的个人经历和观点，对其进行研究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242. 特别代表核对了4名列在被处决者名单上的人仍然活着。面对一份被处决者名单，这4个人出示了带照片的身份证，在没有实验室证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另外12人也认为他们被列入了这些名单，但是在Azadi旅馆集体会见他们审查该案时，他们未带身份证。

243. 在访问期间特别注意了政治犯被以毒品走私的虚构罪名处决的指控。鉴于收到并在以前报告中公布的有关听到有人喊叫他不是毒品走私犯的证词，根据毒品走私罪特别检察官所作的解释以及居住在该国的政治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的证词，特别代表认为他有责任让委员会知道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一直十分小心地处理这一些资料并将其作为进一步调查的出发点。3名见闻广博的政治反对派的证人曾就其他一些对政府不很有利的问题发表过谈话，他们说他们从不知道任何政治犯被作为毒品走私犯处决的案件。居住在当地并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这些人士如果没有听说过意义如此重大的事情那是很奇怪的。根据他的看法，特别代表完全诚实地认为，除非就此向他提出具体的证据，这一指控有揣测的因素，应予排除。

244. 处决的人数和适当法律程序保障的问题是许多次谈话中的话题。基于各项国际文书和人道主义的理由，特别代表反复提出了被处决的人数问题，并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许多毒品走私犯可以得到改造并重新融入社会，无论如何他们应该享有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由于5个月没有公开进行过任何处决，处决的威慑力当然已经消失，但是许多人、可能有数百人仍然正在等待处决。特别代表在离开该国时提出了一份在这方面予以宽大处理的请求。他得到的印象是，这一严厉的政策可能大为缓和。

245. 适当法律程序保障现在包括上诉和复审，它们适用于一般的定罪，复审则经常适用于革命法庭最高法院最后定案。有人提出了批评，因为有些律师希望上

诉不仅针对判处，而且针对审判中的其他裁定，但这一补救办法确实存在，并可以得到扩大。

246. 诚然，伊朗《宪法》规定了律师的帮助，且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例外。但是，许多证人谈到没有律师的问题，现在仍然在收到此种证词。特别代表认为他已找到了两个缺陷，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诉讼在被告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进行：被告拒绝接受此种帮助或所请律师拒绝为被告辩护。这两种情况的实际后果是，有些诉讼、特别是对毒品走私和政治犯罪的审判，可能在被告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进行。特别代表相信应该研究一种克服这些缺陷的办法，因为这些缺陷转化成为不让被告有辩护律师的机会；在这方面他愿建议，得到法律帮助的权利应被宣布为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应通过一条规则规定任何刑事诉讼的提起、进行和结案均必须有律师连续不断的帮助，应给律师以充分的时间收集证据并在法理或出于人道主义的宽容的基础上提出答辩。

247. 而且，在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收集到的证词与过去已向该国政府转达的许多指控相重复。在颁发护照的问题上，较高当局应当过问下级是否遵守法律和较高当局所确立的规则，因为在行政一级可能有一些执行问题。

248. 有些重复的指控是关于有些犯人已服满刑期但却仍被无限期的关押，以及有些人服刑期满后被处决。私下收集的证词和在 Evin 监狱当着狱警的面所作的陈述再次表明了虐待和酷刑。特别代表还坚持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和其它一些指控作出详细的答复，作为研究人权情况进程的一个部分。

24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接受了特别代表在以前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批评，例如，关于公开和大规模处决毒品走私犯以及将判决前被关押的时间包括在处罚之内的批评。这种接受的态度表明，其它的建议和批评也很可能得到考虑。在实际访问期间，下列建议原则上得到了很好的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定期访问全国各个监狱，以便确定监禁的状况，特别是过问政治犯的情况；人权中心在有关人权的问题上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的可能性；接受一个辨明伊斯兰法

和国际法之间的冲突和差异、特别是国际上承认的人权的方案，以便使伊朗政府能够比较容易地使其制度与国际标准相一致；考虑特别代表可能根据纯人道理由转交的请求。特别代表递交了一份大量减少死刑判决的请求，以及有关一名迫切需要狱外就医者案件的请求。

250. 特别代表收到了关于经常采取宽大措施的资料。在本报告即将完成之时，他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收到一份公告，宣布对被军事法庭判刑者实行的宽大措施：判刑一年者将获释，一年以上者刑期减半。

251. 特别代表在日内瓦收集到的有关泛神教情况的资料在德黑兰为该派的两名成员的证词所证实。他们提供了一份总理的通告（他的职能后来由共和国总统行使），就泛神教的待遇问题对有关当局作了指示。来访者和该派的其他成员都对这一通告感到满意。此外，证人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对他们有利，并确立了一个突出的先例，尽管尚未得到执行。特别代表的印象是，泛神教的情况正在朝向相当广泛的事实上的容忍方向发展。

252. 在外交部举行的总结这次访问的圆桌会议上，特别代表表示，该政府的下一步骤可以是就向其转达的指控作出详细答复。为了准备这些答复，必须对上述指控进行调查；调查很可能证明有些官员失职，需要采取一些纪律措施或处罚；反之，它也可以表明指控不确切、虚假或有谬误。政府和由人权委员会确立的程序都可从此种具体合作中获益。这次访问需要得到这些答复的补充，以便继续考虑指控的案件，以及就整个局势作出结论。

253. 鉴于这些事实和考虑，特别代表的结论是，他认为，人权委员会应该继续监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为了扩大对未能收集的许多案件的研究，深入了解有关情况（这需要掌握更多的事实），并听取许多因现有时间短暂而感到失望的人们的意见，进行另一次访问似乎是可取的，甚至是必须的。

附件一

据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处决者的姓名和详细情况:

对特别代表前几次报告所载名单的补充,

名单由非政府人士提供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Behnam	03.1989	Tehran (Evin)
	Mehri	05.1989	Tehran (Evin)
	Amir	1989	Tehran
Abbas Zadeh	Majid	1989	Tehran (Evin)
Abbasi		01.1989	Tehran
Abbassi	Yadullah	1988	Kermanshah
Abdi	Rassoul	1988-1989	
Abdi-Mojaveri	Mehdi	01.1981	Tehran
Abdmolai	Daryosh		Ahvaz
Abdolahi	Ardehshir		Ramhormoz
Abdolbahaab	Mehdi	1981	Tehran (Evin)
Abdolbahaab	Hossein	03.08.1988	Karaj (Gohardasht)
Abdollahi	Behzad	04.1989	Tehran (Evin)
Abdullahpour	Omar	1988-1989	Ourmieh
Abolfarsi	Hassan		Ramhormoz
Abolhassani	Fatemeh	09.05.1982	
Abolhassani	Mohsen	1981	
Abouee-Rad Keshtali	Mehdi	09.08.1981	
Abouee-Rad Keshtali	Fershteh	14.03.1982	
Adai	Siros		Ramhormoz
Adloo	Kazem	1981	Amol
Aghaii	Mohammad	10.1989	Karaj
Aghmasheh	Sadegh		
Ahangar	Morteza		Ramhormoz
Ahangaran	Roghieh	26.07.1983	
Ahmadi	Esmaeel	11.03.1984	Sari
Ahmadi	Mohammad	1983	
Ahmadi	Raouf	1988	Sanandeghe
Ahmadnadjad	Mohammad	1988-1989	Saquiz
Ahmedi	Raouf	1988-1989	Sanandaj
Ahmedi	Mirza	1988-1989	Ourmieh
Aivazi	Ahmad	1988-1989	Miandouab
Akbari-Kordestani	Kassra	1988	
Akhlaghi	Behrooz	1981	Disel-Abod
Akrami	Reza	1988	
Ala'ceni	Aliakbar	20.06.1989	Tehran (Evin)
Alahmad	Karim		Shoshtar
Alavini			Tehran (Evin)
Ali			Ahvaz
Ali Sour	Eghbal	1988-1989	Saquiz
Aliabadian	Ali	1981	
Aliabadian	Rahman	17.07.1983	
Alinejad	Mahmoud	20.07.1989	Tehran
Alipour	Khaled	1988-1989	Ourmieh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Alipour	Ali	1988	Kermanshah
Alipour	Khalid	1988	Ourmieh
Alkhamis	Ebrahim		Izeh
Allameh Araqi	Homayon	01.1989	
Almassi	Hamzeh	1988-1989	Ourmieh
Almassian	Nasser	1988	
Amini	Ali		Ramhormoz
Amini	Nasser M.	1984	
Amini	Ghader	1988	Kermanshah
Amini	Bahman	25.03.1989	Shiraz
Amir Ghasemi	Mojtaba	1989	Tehran (Evin)
Amiri	Bijan	1981	Disel-Abod
Amjadi	Nasser	1988	
Amouzani	Gholam Resa	03.1989	
Ansari	Behrooz		Izeh
Anvari	Resa	03.02.1989	Mashad
Anwar		1988	Ourmieh
Arab	Hosseini	1988	
Arabi	Bahman	01.1989	Garmsar
Archedi	Ismaeil	1988	Ourmieh
Ardeshir Zadeh	Shahram	01.1989	Shiraz
Ardloo	Seihla	1982	Isfahan
Aref	Abdullah	1988	Kermanshah
Arfa	Hasan		
Argani	Jalal		Shadgan
Arjomandi	Akbar	1989	Gahardasht
Arouji Zaree	Jaber	1989	Astara
Arshadi	Isamil	1988-1989	Sanandaj
Asarmehr	Mansoor	29.07.1988	
Ashgar	Massoud	1988	
Assad Poor	Hassan		Gachsaran
Assadi	Hadi		Abadan
Atai	Naser	1988	
Atash Afrouz	Mohammad Reza	19.07.1989	Rasht
Atashparvar	Ebrahim		Gachsaran
Ayough			Abadan
Azad	Nessar		Omidieh
Azarang	Sa'id	1988	
Azarbajani	Mohamed	1988	Kermanshah
Azimi	Fatemeh	15.08.1989	Mashad
Azizi	Mohamedlawa	1989	Kermanshah
Babaii	Susan	06.08.1989	Tehran
Babaii	Ali	08.1989	
Badali	Jamshid	1988	
Badanara	Habib	1988	
Badihi Mavi	Rassol		Abadan
Baghbadarani	Hamdolal		Ramhormoz
Baghbadarani	Hamid		Ramhormoz
Baghbadarani	Iashalah		Ramhormoz
Baghbadarani	Sedigheh		Ramhormoz
Bagheri	Ozra		Ramhormoz
Bagheri	Abdolazim	1988	
Bagheri-Zadeh	Abu Tourab	1988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Bagherzadeh	Tahereh	1988	
Baghlad-Rani	Hamid		
Bahadori-Qashqai	Mourad	1988	
Bahardoost	Atefeh	1983	Disel-Abod
Bahramirand	Mustafa	1988-1989	Ourmieh
Bahramwand	Mustafa	1988	Ourmieh
Bahramwand		1988	Mahabad
Bajelani	Habibullah	1988	Kermanshah
Bandeh	Ali		Ahvaz
Banimehdi	Najaf-Ali		Isfahan
Barzegar	Havva	09.1982	
Bayat	Rasoul	05.1989	Tehran (Evin)
Bayazidi	Hassan	1988-1989	Mahabad
Bayzidi	Hassan	1988	Ourmieh
Bedaghi	Taher	1988	Ourmieh
Behkish	Zahra		Tehran (Evin)
Behkish	Mahmoud	1988	
Behvandnasab	Shokroloah		Abadan
Behzadeh	Manouchehr	1988	
Behzadi	Siyamak	1988	
Beyranvand	Hamid	04.1989	Tehran (Evin)
Bi-Homal	Fa'eze		
Bigdeli	Hossein	1988	
Bigdeli	Mehdi	1988	
Bignejad	Hassan		Mahshahr
Bijani	Jahanyir	1981	Disel-Abod
Bijani	Akbar	29.07.1988	
Birak	Djassim	1988-1989	Sanandaj
Birak	Hassim	1988	Ourmieh
Boghari	Sayid Khaled	1988-1989	Ourmieh
Boo-Ali		1988	
Borazash	Azam	1983	Disel-Abod
Boudaghi	Tahir	1988-1989	Ourmieh
Bour-Ivaz	Farzan	1989	Astara
Byglari	Mohsen	1988	
Chaharlish	Kiomarz		Omidieh
Chariaati	Chahriar	1988	Mahabad
Chavoshi	Ebrahim	1988	
Chehri	Nosrat	1981	Disel-Abod
Chraghpoor	Soltanmorad		Izeh
Dachedurgal	Hadji	1988	Ourmieh
Dalili	Leila	1988	
Darbadari	Sharif	1988	Sanandage
Dariabari	Mohammad	1988	
Darik-Bandi	Assadollah	1988	
Daroogar	Ali		Ramhormoz
Dashti	Abasagh		Ahvaz
Dastamouz	Ne'mat	1988-1989	Sanandaj
Dastamouz	Nemat	1988	Sanandage
Dastan	Youssof		Tehran (Evin)
Davachi	Abdolmajid		Ahvaz
Davoudi	Soghra	31.05.1982	Vakil-Abod
Dawlatabadi	Karim	1988	Ourmieh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Dehboukri	Moustafa	1988	Kermanshah
Dehghan	Pari		Ramhormoz
Dehghan	Sohila		Ramhormoz
Dehghan	Farzad		Ramhormoz
Dehghan	Kiaynosh		Ramhormoz
Derakhshan	Ali-Reza		Izeh
Dezfooli	Hassan		Ahvaz
Diwakhan	Rassoul	1988-1989	Ourmieh
Djadidelesham	Aboubakir	1988-1989	Ourmieh
Djahandideh	Madani	1988-1989	Ourmieh
Djavanroudi	Mohammad	1988-1989	Tikab
Dolatshahi	Victoria	1981	Disel-Abod
Doudmani	Ali	27.08.1981	
Ebrahimi	Giti	09.1982	
Ebrahimi	Hamed	1981	Ilam
Ebrahimi	Mohammad Gholi	15.08.1989	Rasht
Ebrahimi	Assad	1988	
Ebrahimi	Ezatollah	1988	
Ebrahimi	Mostafa	1988	
Ebrahimpour	Mehdi	1981	
Ebrahimpour	Mehry	1982	
Ebrahimpour	Asieh	1982	
Efravi	Naji	02.1989	Ardebil
Eftekhari	Naser	1982	
Eftekhari	Shahin		
Eghdami	Hossein	1988	
Eivazi	Ahmad	1988	
Elahi	Parviz	1988	
Eskandari	Hassan		Ramhormoz
Eskandari	Ali Reza	1988	
Eslami	Mohsen	1981	Gorgan
Eslami	Rajab	1981	Gorgan
Eslami	Tahereh	1982	Gorgan
Eslami	Mehdi	02.1989	Tehran (Evin)
Eslami	Mehdi	03.1989	Tehran (Evin)
Eslami	Samad	1988	
Esmailnejad	Gholamreza		Ormieh
Esmati	Reza	1988	
Fadaini	Farhang	1988	
Fadainia	Shahpoor		Ahvaz
Faizi	Ali	1989	Kermanshah
Fajazpour	Reza	1988	
Falahati	Siroos	09.1981	
Falahpoor	Behrooz	03.10.1982	
Falahpoor	Nedali		
Fallah	Amir	21 09.1981	
Faradji	Davoud	1988-1989	Miandouab
Farahani		01.1989	
Faraji	Behrouz	09.1989	Tehran (Evin)
Faramarzi	Shamsaddin	1988-1989	Kermanshah
Faramarzi	Nahid	10.01.1989	Bandar Abbas
Faramarzi	Qotbeddin	1988	
Fardin	Simin	1988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Farmanbordar	Massoud	11.03.1984	Sari
Farrahi	Davoud	1988	
Farzandeh	Hadje Sedig	1988	Ourmieh
Farzi	Homayoon	1981	Disel-Abod
Fasihi	Jalil	02.02.1984	
Faslara	Khosrow	09.1982	
Fathi	Karim	1988	Sanandegé
Fattahi	Hossein	1981	
Fattahi	Zahra	11.12.1981	
Fattahi-Rad	Hamid	1981	Disel-Abod
Firouzandeh	Sayid	1988	
Gashtasbi	Mehran		Gachsaran
Ghaba	Sabz		Shoshtar
Ghabelizadeh	Hossein		Ahvaz
Ghaderi	Mohyaddin	1988-1989	Saquiz
Ghahremani Fam	Ayob	03,1989	Tehran (Evin)
Ghalambor	Siamak	1988	
Ghalavand	Hemmat	1988	
Ghali Kolahi	Ramini Azam	16.08.1981	Sari
Ghandi	Javad	1981	Disel-Abod
Ghandkhari	Manouchehr	1988	
Ghasemi	Ramin	1983	Karaj (Ghezelhesar)
Ghasempouri	Eshrat	1982	Ghaem Shahr
Ghasempouri	Seyed Asgar		
Ghassabi-Ghadikolahi	Darvishali	22.10.1981	
Ghassabi-Ghadikolai	Hossein	1981	
Ghassemi-Nejad	Hossein	1988	
Ghavami	Rostam	1988-1989	Sanandaj
Ghezi	Mahmood	1981	Disel-Abod
Gholami	Khadijeh	1982	
Gholami	Akbar	1981	
Gholi	Fezzollah	1988	
Ghorban-Ramaki	Behrooz		
Givekhan	Rassoul	1988	
Golemahmoudzadeh	Mahmoud		
Goli	Feizullah	1988-1989	Miandouab
Goli Goli Ghobadi	Doust Khoda	08.1989	Khorramabad
Golpayegani	Ali	1981	
Golpayegani	Jamshid		
Golpayegani	Hossein		
Golpayegani	Hassan	01.1989	Garmsar
Golzari	Ali	27.08.1981	
Gonavi	Gholam		Ahvaz
Goodarzi	Fariba	1988	
Goodarzi	Zohreh	01.04.1982	
Gorgani	Mohammad	27.08.1981	
Gorguin		1988	Ourmieh
Habibpanah	Rahmat	1982	Tehran (Evin)
Hadji	Abobaker	1988	Kermanshah
Hadjirassouli	Sultan	1988-1989	Miandouab
Hadyan	Hassan		Ahvaz
Hafezian	Zahra	1983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Haghimanti	Hamid	1988	
Haghpour	Mansour	1988-1989	Ourmieh
Hagigatian	Ali	1988	
Haj Aghaee	Behrouz	1989	
Hajari-Bajestani	Abbas	1988	
Haji Asgari	Naser	01.1989	Tehran (Evin)
Hajian	Raza		
Hajian	Abdolah		Izeh
Hajianejad	Leila	1988	
Halimi Asl	Naser	22.06.1989	Karaj
Hamedanian	Kasem	1988	
Hamedi	Hadi	1988	Kermanshah
Hamedi	Nasradin	1988	Kermanshah
Haqnpour	Mansour	1988	Ourmieh
Hashemi	Kazem		Ramhormoz
Hasheminejad	Kazem		Ahvaz
Hassan	Mehdi	1988	
Hatami	Mohammad	1988	
Hatamian	Bahram	24.02.1989	
Hatefi	Rahim	1988	
Heidar			Tehran (Evin)
Heidari	Mohammad		Gachsaran
Heidari	Hadi		Aghajari
Heidari	Reza		Aghajari
Heidarpoor	Reza		Ramhormoz
Heidarpoor	Zahra		Ramhormoz
Hidary	Mohalhel		Omidieh
Hijanani	Mohamed	1988	Kermanshah
Hisami	Afsheen		Ourmieh
Hokmravan	Ismael	27.08.1981	
Hooshmand	Amandlah	1988	Adelabad
Hormozy	Hamid		Ramhormoz
Hosseini	Ali	1982	
Hosseini	Mohammad		Abadan
Hosseini	Mohammad		Izeh
Hosseini	Sayid Fazil	1988-1989	Sanandaj
Hosseini	Hedayat	1988-1989	Kermanshah
Hosseini	Ali	1989	Kermanshah
Hosseini	Ahmad	1989	Kermanshah
Hosseini	Yarahmad	1989	Paveh
Hosseini	Dostali	09.1989	Khorramabad
Hosseini	Zeinab	24.07.1989	Karaj (Gohardasht)
Hosseini	Abbas	08.1989	Kordkoy
Hosseini	Yar Ahmad	1988	
Hosseinpour	Hossein	1988-1989	Ourmieh
Hosseinpour-Roodsari	Rahim	1988	
Housseini	Jamal	1988	Mahabad
Housseini	Hedayet	1989	Kermanshah
Ibrahim	Rahim	1988-1989	Ourmieh
Ibrahimi	Mustafa	1988-1989	Ourmieh
Ibrahimi	Khaled	1988-1989	Sanandaj
Ibrahimi	Nadjib	1988-1989	Ourmieh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Ibrahimi	Rahim	1988	Kermanshah
Ibrahimi	Hassan	1988	Ourmieh
Imani-Khoshkhoo	Hamid	1981	
Imani-Khoshkhoo	Saiid	1981	Ramsar
Imani-Khoshkhoo	Majid	1988	Lahijan
Irandonst	Rastam	1989	Kermanshah
Isheh	Kamal		Ahvaz
Ismaeil		1988	Ourmieh
Ismaili	Noory	1983	
Izadi	Bijan		Ramhormoz
Izadi Ghasabsaraii	Ali	1989	Karaj (Gohardasht)
			Ilam
Jaafari	Jalil	1981	
Jadioleslam	Abu Bakr	1988	
Jafar	Javid	1988	
Jafar-Zadeh	Marandi	1988	
Jafazadeh	Fereshteh	1982	
Jahandideh	Madani	27.08.1988	Ourmieh
Jahangiri	Yahya		Shadgan
Jalali	Iraj	1981	
Jalalifar	Mohammad Reza	1988	
Jamali	Mohammad		Shiraz
Jamshidi	Zohreh	07.1989	
Jani	Bagher	1981	
Jani	Nader	1984	Tehran (Evin)
Javan Shoja'Mofrad	Gholam Hassan	01.1989	Tehran
Javidfar	Seifollah	1988	
Jawdat	Hossein	1988	
Jebelli	Farhad	08.02.1981	
Kadehi-Shirazi	Raziyeh	1988	
Kajbaf	Ahmad		Ahvaz
Kakoe	Nourollah	21.10.1981	
Kalashi	Mahmoud	1988-1989	Kermanshah
Kamiarani	Rostem	1988	Sanandeg
Kamran	Jamchid	1988	Ourmieh
Kamuran	Djamshid	1988-1989	Ourmieh
Karami	Najar Robot	1984	Tehran (Evin)
Karbassi	Alireza		Isfahan
Karim		1988	Ourmieh
Karimi	Mojtaba	04.1989	
Kasemi	Bahram	15.08.1989	Shiraz
Kashanian	Parichehr	1981	Disel-Abod
Kasraii	Mahmoud	02.1989	Ahvaz
Kaveh		01.1989	Arak
Kayvani	Iraj	1988	
Kelachi	Mahmoud	1988	Kermanshah
Kermani	Hossein		Ahvaz
Khaksar	Gholamreza	1981	Hamadan
Khaksar	Jahanbaksh	27.09.1984	
Khaksar	Abbass	29.07.1988	Karaj (Gohardasht)
			Kermanshah
Khaledi	Timour	1988-1989	Kermanshah
Khalidi	Taymour	1989	Kermanshah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Khamouchi	Assad	1988	Kermanshah
Khamoushi	As'ad	1988-1989	Ourmieh
Kharedjie	Omar	1988	Mahabad
Khatib	Abolhassan	1988	
Khatibi	Majid	27.08.1981	
Khatibi	Ali Akbar	1988	
Khatibi	Akbar	1988	
Khavari-Langaroudi	Sayed Alinaghi	1988	
Khazaii	Farzaneh	1981	Disel-Abod
Khazami	Said	1988	
Khezeri Mus	Mustafa	1988-1989	Saquiz
Khoda Bakhsh	Iraj	01.1989	Tehran (Evin)
Khodabandeh	Ghasem	1988	
Khodakarami	Hamzeh		Mahshahr
Khorassani	Manocheh		Ahvaz
Khosh Goftar La'li	Majid	09.04.1989	
Khosh Kho	Youssef	02.1989	
Khosravi	Zarrin	09.1981	
Khosravi	Nasrin	08.1981	Ghaem Shahr
Khosravi	Parvin	25.04.1982	
Khosravi		01.1989	Tehran
Khosravi Dizaji	Ali	27.08.1981	
Ki'ail	Jalal	20.10.1981	Sheshdar
Kiani	Yavar		Masjed Soliman
Kobai	Ali		Haftgel
Kodol	Hassan	1988-1989	Ourmieh
Korramphanah	Ali	1988-1989	Mahabad
Kuchaki	Hassan	1988	
Lat	Mohamed	1988	Kermanshah
Lavehei	Nasser	1988	Mahabad
Loiyan	Mohammad Hamzeh	1988	
Ma'Asoomi	Hamid	1988	
Madanchi	Massoud	02.11.1982	
Maddah	Majid	20.06.1981	
Mafakher	Bahman		Ahvaz
Maghsodi			Tehran (Evin)
Mahboub	Asghar	1988	
Mahdavi	Khadijeh	26.07.1983	
Mahhadban	Mohammad-Taghi	27.11.1982	
Mahmoudi	Abol-Ahad	1988	
Mahmudi	Hassan	1988	Mahabad
Makari	Khosro		Tehran (Evin)
Makbandi	Gholam-Reza	1981	Gachsaran
Makvandi	Bijan	1988	Abadan
Malamiri	Ali		Ahvaz
Malek-Afzali	Ebrahim		
Malek-Afzali	Ameneh	17.06.1981	
Maleki	Karim	1988	Ourmieh
Maleki	Ali	1988	Saquez
Mandanizadeh	Hosseini		Ahvaz
Manucheri	Manucher	1989	Kermanshah
Manucheri	Shirzad	1988	Kermanshah
Mard Fard	Mostafa	1983	Karaj (Ghezelhesar)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Mardi	Nezam	1988-1989	Ourmieh
Marefi	Moumen	1988	Kermanshah
Maroufi	Momen	1989	Kermanshah
Mashhadban	Abolghasem	1981	
Mashhadi	Mohammad Fazl	27.04.1984	Tehran (Evin)
Mashkour	Sharafeddin	1988	
Massumi	Parviz	1988	
Matine	Said	1988	
Mehrani	Benham	1981	Astara
Merrickhi	Golamhossien	16 09.1981	
Mirabi	Khaled	1988-1989	Tabriz
Mirbaha	Ali		Ahvaz
Mirgassari	Raouf	1988	Kermanshah
Mirzai	Ali		Ahvaz
Mirzali	Hojjatollah	02.1989	
Mizani	Javad	1988	
Mobajeni	Mohammad		Ramhormoz
Mobayeni	Hossa		Ahvaz
Moezi	Ali	27.08.1981	
Moghaddam	Ali	1985	Tonekabone
Mohamadi	Rahim	1988	Sanandeg
Mohamadi	Choukrulla	1988	Kermanshah
Mohammad Amini	Davar	1988-1989	Kermanshah
Mohammad-Zadeh	Saber	1988	
Mohammadi	Mojtaba		
Mohammadi	Javad		
Mohammadi	Hamid		Shoshtar
Mohammadi	Shokrellah	1988-1989	Kermanshah
Mohammadi	Rassoul	1988-1989	Ourmieh
Mohammadi	Gholam Reza	01.1989	Mashad
Mohammadi-Komijani	Ali Reza	1988	
Mohammadnejad	Jamal		Ramhormoz
Mohammadnejad	Sodabeh		Ramhormoz
Mohsen	Ezatollah	10.03.1984	Sari
Mohseni	Mojtaba	1988	
Mohsenpoori	Farhad	22.07.1982	
Moini	Atta	1988	
Moini Chaghervand	Parvin	1988	
Mokhtarzadeh	Raof		Shadgan
Mollah Zadeh	Yahya	02.1989	Ardebil
Moloudi	Aboubakir	1988-1989	Ourmieh
Monajat Zadeh	Majid	02.1989	Tehran (Evin)
Montazeri	Hamid	1988	
Moradi	Khalil		Tehran (Evin)
Moradian	Reza	1988	
Morati	Reza	03.1989	
Mosavi	Seyed Saleh	16.08.1981	
Mossavi	Karim		Ahvaz
Mostofian	Parvin	1981	
Motallegh	Mehrdad	1988	
Motlagh	Sohrab	1988	
Motlesarabi	Mojtaba	1988	
Mounshi-Roodsari	Abbas Ali	1988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Mouradi	Nezam	1988	Ourmieh
Moussakhani	Siavosh	27.08.1981	
Moussavi	Hadi	27.08.1981	
Moussavi	Rasoul	1988	
Movahed-Nia	Sadegh	1981	Disel-Abod
Mozafari	Heshmat	28.09.1989	Shian
Mullavaissi	Ghader	1988	Kermanshah
Mustafanijad	Rahman	1988	Ourmieh
Nabavi	Reza	1981	
Nabavie	Amin	1988	Sanandeghe
Nader			Ormieh
Naderizadeh	Ahmad		Ahvaz
Nadjimi	Mohammad	1988-1989	Sanandaj
Nady	Safar		Ahvaz
Naim	Mohammad Reza	1988	
Najaf Ghalian		01.1989	Tehran (Evin)
Najafabadi	Fathollah	1988	
Namanpour	Bijan	1988	
Namazi	Iraj		Ahvaz
Narges		08.1983	
Nasari	Kaveh	01.1989	Karaj
Nassiri	Hossein	02.1989	Tehran (Evin)
Nawruzi	Sedigh	1989	Kermanshah
Nazar Ali Kasmai	Mohmoud	1989	Karaj
			(Gohardasht)
Nazari	Ali	1989	Kermanshah
Nazemi	Rooullah	1981	Disel-Abod
Nazemi	Amir Houshang	1988	
Naziri	Gity	1981	Tehran (Evin)
Ne'mati	Ghanbar	01.1989	Tehran (Evin)
Nessara	Hassan	1988	
Nezami	Mohamad	1988	Ourmieh
Nik-Nejad	Vahid	1981	Disel-Abod
Nikbakht		01.1989	Shiraz
Niko	Mandana		Ramhormoz
Nikouei	Saeid	1988	Kermanshah
Nikoui	Mosyyeb	08.02.1981	
Nilghaz	Ali	01.1989	Karaj
Noorbakhsh	Hossein	1981	
Noorbakhsh	Hassan	1982	
Noorbakhsh	Naghi		Haftgel
Noori	Nassrin	1981	Disel-Abod
Noorzadeh	Ahmad		Ahvaz
Norouzi	Sadigh	1988-1989	Kermanshah
Nour	Shahnaz	04.1989	Tehran (Evin)
Nourace	Jahangir	01.1989	Khorramabad
Nouraei	Assad	1988	Kermanshah
Nouramin	Mohammad Reza	10.01.1989	Karaj
Nourian	Abbas	1981	
Nourozi		01.1989	Ahvaz
Oladi	Safdar	1982	
Omar		1988	Ourmieh
Omrani	Behzad	30.04.1989	Tehran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Osmani	Baghi	1988	Ourmieh
Ossman		1988	Ourmieh
Palimi	Hedayat		Ramhormoz
Panahi	Sayid Mohmoud	1988-1989	Miandouab
Panahi-Shabestari	Mehrdad	1988	
Panjeh-Shahi	Assadollah	1988	
Partov	Farhad		Ahvaz
Pasandideh (Markohi)	Jamshid	1989	Tehran (Evin)
Pirayesh	Gholam		Ahvaz
Pirooz	Esmaiel	1982	
Poor	Said Rafiei		Ramhormoz
Poornowruz	Behzad	1988	Karaj
Poornowruz	Cyrus	1983	Ilam
Poosti	Mehdi	1982	Isfahan
Poulchi	Mahmoud	27.02.1989	Tehran (Evin)
Pour Eivaz	Farzan	01.1989	Rasht
Pourmohammadi	Esmail	1988	
Pourzan	Nosrat	08.1989	Kermanshah
Rabibi	Hossein	1981	Disel-Abod
Rabiee	Manouchehr	06.1989	Tehran (Evin)
Rafat	Mohammad	1988	
Rafi'Pour-kasmaee	Bahram	04.1989	Karaj (Gohardasht)
Rafiee	Hossein	25.06.1989	Mashad
Rahimian	Hossein	1988	
Rahimejad	Rahim		
Rahimejad	Aziz		
Rahimejad	Taha		
Rahimejad	Tahmineh		
Rahmani	Hamid		Ahvaz
Rahmani	Ali	01.04.1982	
Rahmani	Mahmoud	22.09.1982	
Rahmani	Mohammad	04.11.1983	Tehran (Evin)
Rahmati Masoulch	Jamshid	01.1989	
Rajaimand	Mohammad	1988	
Rashedi	Nooralah		Izeh
Rashidi	Daryosh		Gachsaran
Rashidi	Mansor		Shoshtar
Rashidian	Gholam Hossein		
Rashidzadeh	Rashid		Tehran (Evin)
Rastaqi	Robert	1988	
Ravandi	Pirbaba	1988-1989	Kermanshah
Rawand	Pirbawa	1988	Kermanshah
Razandeh		03.1989	Gatchsaran
Razeh	Ali		Ahvaz
Razzaghi	Mohammad	1988	
Rejai	Mohammad	1988	
Rejalifar	Mohammad-Reza	1988	
Reza-Tabar	Ali-Akbar	1982	
Rezaii	Shahriar	01.1989	Tehran
Rezazadeh Ghasabsaraii	Maher	1989	Karaj (Gohardasht)
Rezvankhan	Firooz		Tehran (Evin)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Rezzaghi	Mahmoud	1982	
Rhabar	Karim	06.10.1981	
Riazidoost	Farhad	1981	Disel-Abod
Riyahi	Jafar	1988	
Riyahi	Mohammad	1988	
Roghani	Sayed	1988	
Rohani		04.1989	Mashad
Rohizadeh	Sedigheh		Ramhormoz
Roodi	Ali		
Roshandel	Mehdi		Abadan
Rostami	Mohammad		Tehran (Evin)
Rostami	Rashid	1988-1989	Ourmieh
Rostami	Mohammad	25.06.1989	Mashad
Roustaii		02.1989	Ahwaz
Sabadi	Majid	16.08.1989	Tehran (Evin)
Sabaghi	Hossein		
Saber	Mohammad	1988	
Saberi	Daryosh		Gachsaran
Saberi	Naser	04.1989	Qezel-Hessar
Sabouri	Abdolazim	1988	
Sabti	Ehsan		Ahvaz
Sabti	Alvan		Ahvaz
Sadat	Ardeshir		Ramhormoz
Sadbari	Ali	1988	Sanandeg
Sadeghi	Nader		Ramhormoz
Sadeghi-Bonab	Akbar	1988	
Sadjedian	Mohammad	22.02.1984	Shiraz
Sadrai	Ali	1988	
Sadrai	Hossein	1988	
Sadrai	Shahram		
Sadrzadeh	Kamal	1988	
Saeidi	Namvèche	1989	Kermanshah
Safar-Heidari	Sadegh	1988	
Safavi	Kambiz		Ahvaz
Safavi	Amir	01.1989	Tehran
Sahami		02.1989	Karaj
			(Gohardasht)
Sahebi	Mehdi	07.1989	Tehran (Evin)
Saïd	Namosh	1988-1989	Kermanshah
Saidi			Tehran (Evin)
Sajjadi	Zahra	12.1982 or 01.1983	
Saki Habibi	Manocher		Ahvaz
Salari	Reza	15.08.1989	Birjand
Salavati	Nader	1988	
Salchi		02.1989	Lahijan
Salehi	Charif	1988	Kermanshah
Salmani-Mojaveri	Hamid-Reza	31.05.1982	
Salwati	Fazel	1988	Kermanshah
Samadi	Nassiraddin	1988-1989	Kermanshah
Samimi	Amir	10.1989	Karaj
Samini	Ali	1981	Disel-Abod
Samini	Assadollah	10.1989	Karaj
Saquezi	Abdullah	1988	Kermanshah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Saquezi	Karim	1988	Kermanshah
Saquezi	Behrouz	1988	Kermanshah
Sarafpour	Hossein	1988	
Sarbaz	Rashid	1988	Ourmieh
Sarchenari	Moussa	03.1989	Do-Gonbadan
Sarrafan	Nader		Shoshtar
Sarvazad	Ebad	1981	
Sbaghi	Vahed		Ormieh
Sedaghadpour	Hassan	1988	
Sedaghati	Abolghasem	05.07.1981	
Seghalini	Ahmad	1988	
Seifi	Heshmat		Ramhormoz
Seifoori	Ali	1981	Disel-Abod
Senfi	Reza		Ormieh
Seyyedahmadi	Ahmad	1988	
Seyyedahmadi	Mohammad	1988	Tehran (Evin)
Sha'eri	Naser	02.1989	Amol
Shabestari	Hamideh	1989	Tehran (Evin)
Shafipour	Major	1988	
Shah-Hosseini	Majid	1988	
Shahinzadeh	Abas		
Shahmoradi	Ezzatollah	1988	
Shahrestani	Maniga		Vakilabad
Shahsavand	Nasser	1988	
Shakeri	Sattar		
Shaleh	Rahman	1988	
Shams	Ebrahim		Shoshtar
Sharhani	Mansor		Ahvaz
Shariati	Farzad	16.08.1981	Sari
Shariati	Shahriar	1988-1989	Sanandaj
Sharifi	Safiheh	1982	
Sharifi	Lafteh		Ahvaz
Shayesteh	Fatemeh	11.09.1981	
Shayesteh	Ahmad Reza	31.05.1982	Vakil-Abod
Shayesteh	Mohammad Reza	21.08.1985	Tehran (Evin)
Sheikh-ol-Eslami	Rahmatollah	07.1989	
Sheikhan	Mohsen	01.1989	Tehran (Evin)
Shikhmiri	Yadolah		Masjedsoliman
Shirafkan	Sudebeh	26.07.1982	
Shirazi-Ayatollah-Zadeh-	Marzieh	1988	
Shirazi-Ayatollah-Zadeh-	Rahim	1988	
Shirazy	Razieh	1988	Tehran (Evin)
Shirmohammadi	Ghorbanali	1989	
Shobeibi	Jabar	1988	Kermanshah
Shokra	Nasser	1988-1989	Ourmieh
Shokri	Ghasem	09 09.1981	
Shokri	Hossein	25.08.1981	
Shorki	Hassan	17 09.1981	
Siah Mansour Khorin	Sadrollah	04.02.1989	Tehran
Siahghalan	Hossein	1988	
Siahi	Karim		
Siahi	Reza		Ahvaz
Sohrabi			Gorgan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Solati Dehkordi	Homayon	06.1989	Tehran
Sour	Rostem	1988	Kermanshah
Sufi	Faramarz	1988	
Suleimanpour	Hamed	1988-1989	Sanandaj
Sulimpour	Khalid	1988	Sanandage
Syfi	Kourosh	30.06.1981	
Tafghari	Mohammad		Ramhormoz
Tafreshi	Hossein	27.09.1989	Tehran (Evin)
Taghavi	Fakh-of-sadat	09.1989	Tehran (Evin)
Taghi	Mohammad		Tehran (Evin)
Taghi			Tehran (Evin)
Taghizadeh	Jamshid	1982	Amole
Taheri	Soghreh	1988	
Tajakbari	Manijeh	03.1989	Tehran (Evin)
Tajeddini	Hamid	1988	
Talabi	Karim	1988	
Taladj	Kamal	1988-1989	Mahabad
Talagie	Kamal	28.06.1988	Ourmieh
Talani	Karim	1988-1989	Ourmieh
Tasharafi	Mohammad	1988	
Tatighi	Assad	1988	Sanandage
Tavassoli	Akbar	08.1981	
Tavassoli	Alireza		Isfahan
Tavoosi	Mohammad		Ramhormoz
Tavoosi	Rahman		Ramhormoz
Tayoori	Saeed	1988	Tehran (Evin)
Tchavchini	Abdulla	1988	Kermanshah
Tchavshini	Ibrahim	1988-1989	Ourmieh
Terchaveh	Abdullah	1988	Kermanshah
Timori	Khalil		Shadgan
Timour	Zero	1988-1989	Ourmieh
Titakhi	Assad	1988-1989	Sanandaj
Titi		26.07.1983	
Tonik	Mikhail	1988	
Torshizi	Reza	01.1989	Tehran
Toyori	Saied	30.04.1989	Tehran (Evin)
Turk	Ata	1988	Kermanshah
Vaissi	Ismaeil	1988	Kermanshah
Vakili	Youssef		Ormieh
Varnasseri	Jamshid		Abadan
Vasigh	Kazem	02.1989	Tehran (Evin)
Wahab		1988	Ourmieh
Waladbigi	Ghader	1988	Kermanshah
Walandeh	Abdullah	1988	Ourmieh
Weladbeigui	Ghader	1988-1989	Kermanshah
Yadollahi	Valiollah	1988	
Yamossa	Shabaz		Ahvaz
Yazdani Tabaei Zavareh Ahmad		01.1989	Tehran
Yossefi	Mohsen	02.1989	
Yousseffi	Bahram		
Youssefi	Mehrnosh		Ramhormoz
Youssefi	Kamal	1988	Mahabad
Youssefi	Amir	02.1989	Tehran (Evin)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Youssefi	Daryoush	1988	
Youssefi	Heidar	1988	
Zabihi	Tahereh	1982	
Zabihi	Ramezan	08.1981	
Zahmatkesh	Ali	25.06.1989	Mashad
Zamorodian	Ali	1988	
Zangheneh	Mohammad		Ramhormoz
Zare	Javanchir	1988	
Zarghami	Abas		Tehran (Evin)
Zarshenas	Kiumars	1988	

附件二

列为已被圣战者组织处决的人员名单，刊登在伊朗政府提供的《圣战者报》上的文章中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ABBASSI TEHRANI	Ahmad	01.11.83	Langaroud
TAFAVOT	Nosratollah	01.12.83	Ramsar
KAZEMI	Khosrow	05.12.83	Nahavand
DJAFARIAN	Reza	05.12.83	Nahavand
SELF	Asghar	05.12.83	Nahavand
DABAGHIAN	Asghar	06.01.84	Bandar Abbas
GHEIBI	Hamid	22.04.84	Tehran
GHIRAZI	Ali Akbar	.04.84	(not mentioned)
AGHARAZI	Djafar	26.05.84	Tehran
ABBASSI	Gholam-Hossein	19.05.84	Tehran
SEPEHRI	Abol-Ghassem	06.06.84	Tehran
SORBI	Mohammad-Bagher	30.07.84	Tehran
RAHMANI	(not mentioned)	22.08.84	Tehran
POUR-ABEDEYN	Abbas	27.08.84	Isfahan
FAHLEH-NEJAD	Mohammad	29.08.84	Ahvaz
BARGHIR	Ghassem	12.09.84	Tehran
DJABARZARE	Mehdi	10.09.84	Isfahan
GHODSIMAAB	Mohammad-Ali	12.09.84	Ahvaz
HIZOMI	Ezatollah and Mohammad-Reza	19.09.84	Tehran
KHATABAKHCH	Mohsen	18.09.84	Shiraz
SOLTAN-MOHAMMADI	Habib	09.10.84	Tehran
DALIR	Kazem	11.10.84	Ahvaz
PAKDEL	Mehdi	14.10.84	Shiraz
AGHAHI	Mohammad	24.10.84	Tehran
YAGHMOUR	Akbar	28.10.84	Shiraz
HOSSEINI-ANVARI	Ali	30.10.84	Tehran
HEMATIFAR	Alidjan	12.12.84	Kerman
SETOUDEH	Youssef and Ghanbar	29.11.84	Gorgan
CHARAINE	Samad	12.12.84	Shiraz
CHARAB-SARDROUDI	Hadj Taghi	30.12.84	Tabriz
MORADI	Ebrahim	10.12.84	Tehran
YAGHOUBZADEH	Hossein	19.11.84	Tehran
EBRAHIMZADEH-SAFAR	Ali-Asghar	06.12.84	Tehran
MEHMANDOUST	Hassan	08.01.85	Tehran
SALEHI	Ezatollah	13.01.85	Kermanshah
CHAHBAZI	Chokrollah	16.01.84	Isfahan
FALLAH	Ahmad	19.01.84	Tehran
SIRDJANI	Ahmad	21.01.85	Meshed

附件三

库尔德斯坦省被毁的村庄

NAGHADEH REGION:

Nasserabad
Bazarga
Sewabersi
Keleh
Ahamad Gharib
Kanizard
Hawshenan
Kani Mam Seyda
Mohammad Shah Olia
Bayizabad
Ssirokani
Kalakaweh
Ghalatan
Gharna
Khalifalian
Tchaghal Mostafa
Habeh
Konkan
Karezay Shikakan
Dilantcharkh
Gharaghassab
Saral
Darband

OURAMANAT REGION:

Shoshmeh
Sindjar
Tastar

SALMAS AND ORUMIYEH REGIONS:

Djermeh
Betkaran
Botik
Deman
Ghasrik
Ghaderabad
Bestabad
Moussa Abad
Mandadol

MAHABAD REGION:

Kawlan
Tchwarga
Sawzi
Kanirash
Sartchnar
Gharagol
Gamishan
Khanague
Wsoukand
Daralak
Sartan
Saroughamish
Indirghash

AFSHAR REGION:

Ghazankeh
Mayin Bulakh
Kharkhar
Ghezghapan
Angouran
Ahmadawa

PIRANSHAHR REGION:

Dolaneh
Keli
Shelemdjaran
Sofian
Karpaf
Kolidj

BOWKAN REGION:

Hosseinmama
Kolabad
Keshadeh
Dashband
Rahim Khan
Glolani Sareh

SALMAS AND ORUMIYEH REGIONS (cont.):

Avdeh
Kania Sepi
Band
Hashtian
Khanik
Zindasht
Pirandjugh

KAMYARAN REGION:

Tilako
Moranho
Ziwia
Bila

SAQUIZ REGION:

Gilassou

SARDASHT REGION:

Sawan
Halesha
Dolatou
Gorrasher
Pashghabran
Bewaran
Kanisew

OSHNOVIYEH REGION

Djashiran
Tchapan

附件四

官方会谈计划

1990年1月21日，星期日

到达并会见外交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Mottaki 先生。

1990年1月22日，星期一

9:00 — 会见最高法院院长 Ayatollah Moghtadaei 阁下。

11:30 — 会见司法部门长官代理 Mehrpoor 博士。

1990年1月23日，星期二

9:00 — 出席最高法院一般性开庭。

11:30 — 会见司法部长 Hojjatolislam Shooshtari 阁下。

1990年1月24日，星期三

9:00 — 出席刑事法庭开庭。

11:30 — 会见内政部长 Hojjatolislam Noori 阁下。

1990年1月25日，星期四

9:00 — 会见毒品检察官 Zargar 先生。

11:30 — 会见监狱、教育与福利组织总监 Lajevardi 先生。

15:00 — 访问埃温监狱。

1990年1月26日，星期五

12:30 — 访问阿拉拉特综合设施中的德黑兰亚美尼亚少数教派。

1990年1月27日，星期六

- 9: 00 — 会见外交部负责法律事务的副部长 Mir Mehdi 先生。
- 11: 00 — 会见外交部长 Velayati 先生阁下。
- 12: 00 — 与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 Ayatollah Jennati、国家监察办公室主任 Mohaghegh - Damad 先生、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 Eftekhar 博士、司法部门长官代理 Mehrpoor 博士和司法部门长官政治代理 Asadolah 先生举行圆桌会议。

1990年1月28日，星期日

- 8: 30 — 会见议会司法和外事委员会负责人。
- 16: 30 — 最后一次会见外交部副部长 Motakki 先生。

附 件 五

总理府发往所有各部、组织、政府机构、
革命机构、各省省长办公室

据了解，对属于泛神教派的人员，各行政机构间的做法没有协调。因此，经总统同意起草了下列官方命令，各部、各组织、政府机构、革命机构和全国各省办公室都须执行。

要按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间谍进行坚决处理。所有其他公民无论其信仰如何都应根据宪法原则第23条后半部分视为普通公民。凡从该原则引伸的所有规则和便利条件都应对他们适用。

如果他们没有被主管当局认定为间谍，如果没有对他们定罪从而剥夺他们的社会和法律权利则不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官员和代表剥夺他们的法律和社会权利。

不言而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原则第13条，只承认信奉祆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伊朗人为符合宪法规定的少数教派，只允许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其宗教活动、以此身份进行注册并根据其习惯进行布道。

(签名) Mir Hussein Moussair

总 理

(日期) 67/11/12(1989年1月)

✕ ✕ ✕ ✕ ✕